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輯

沈雲龍 主編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改造湖北
同志會編

附：得一齋主人編：吳佩孚戰史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據民國十年鉛字本影印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全)

敘論

汪叙

民國成立。十載於茲。禍亂相尋。迄無寧歲。孰實爲之。非陰謀政客專橫軍閥狼狽爲奸。有以階之厲哉。曩者袁段諸逆。繼盜魁柄。遍佈爪牙。賣國殃民。悍然不顧。一遭反抗。旋即顛仆。此可見黔驥之技易窮。不足以久竊榮譽。愚弄世人也。若夫吳賊佩孚。則憑軍閥之勢力。效政客之手腕。利用國民不澈底之覺悟。以遂其推倒皖派。擴張直系之私圖。我國民亦竟受其蒙惑。奉若神明。使得喪此虛聲。倖躋高位。其倔強雖不逮袁段。而狡黠則過之。是以退兵之際。方以國民大會相號召。勝段以後。反以服從北庭爲職志。首倡廢督裁兵。而大增師旅於洛陽。嗾使成憲倒趙繼而致成於死地。既贊成鄂人自治。忽用直系全力奪佔地盤。及大受輿論攻擊。復以廬山會議欺騙國人。前後行爲。反覆無常。彼蓋以

一身兼陰謀專橫二派之長。盤踞中原。操縱北庭。推其野心所至。直欲追蹤袁段。以威力宰制全國。此賊不除。軍閥難滅。民治必無實現之期。國家將有危亡之患矣。嗚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討賊救國。豈異人任。同人痛亡省之慘禍。慎軍閥之凶殘。爰鑄禹鼎。以象奸邪。我國人有閱斯編而奮袂興起。糾合羣衆。以掃除軍閥。建設民治。爲己任者乎。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中華民國十年九月
汪劍農序於滬濱

孫叙

亞闐「民國十年之吳佩孚」稿一過。謂編者曰。諸君子之意。在善。善乎。抑在惡。惡乎。編者笑而不答。亞覺與其謂之惡。惡。毋甯謂之善。善何。則民國九年之吳佩孚。固爲民國十年之吳佩孚。民國十年之吳佩孚。猶是民國九年之吳佩孚。同一吳佩孚。而輿論頓異者。民國十年之國民。非復如民國九年之國民之易欺耳。國民有進步。吳佩孚無進步。輿論安得不異耶。吳佩孚之攻湘軍及湖北自治軍。爲攘權故。其攻安福。亦爲攘權故。吳佩孚在袁氏稱帝時代。甘與共和爲敵。倘一戰而勝。必不惜盡屠醉心共和之國民。以遂其攀龍附鳳之志。更何惜嘉魚金口等處之國民。冲决堤防。吳佩孚蓋認作攘權之必要手段也。假令吳佩孚有進步。師集武漢以後。聯絡西南。脫離北庭。則不須冲决堤防。輿論將

謳歌之不遑。其禍國殃民。寧滅於馮國璋段祺瑞乎。所幸國民有進步。於是得就沖決堤防一舉。而揭破其歷來之假面具。此「民國十年之吳佩孚」。所以能積至一冊也。今吳佩孚已成衆矢之的。雖不乏少數政客欲居之爲奇貨。尙無能爲役。改造湖北同志會諸君子。奚用取死虎而擊之。然則此冊遂可不出乎。曰否。否。零縑碎簡。皆國民進步之表徵。羅列此進步之表徵於一冊。使讀者如臨盛饌。殆改造湖北同志會諸君子子之微意歟。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一日江
西永豐孫鏡亞謹序。

周叙

甚矣人固不易知。知人亦固不易也。曩歲光受全國各界聯合會之委託。謁吳氏於范陽。詢以洛陽練兵之主旨何在。曰將以備外也。詢以對於時局之主張如何。則以國民大會爲言。光當日頗信吳氏爲近今軍人中之佼佼者。不意未及一年。吳氏以備外之兵。移作對內之用。以張敬堯禍湘之手段。而禍我柔梓之鄂省。破壞我自治。淹沒我父老。勒逼我商人。殘害我志士。剝奪我自由。蹂躪我土地。此固光意料所不及。亦全國人意料之所不及也。從今而後。方知武人之難與爲善矣。吁。

夏口周齊光題識

陳叙

改造湖北同志會的朋友編了一本「民國十年之吳佩孚」，叫我替他們做篇序。吳佩孚這個人，我真沒有工夫去批評他；因為亦我眼光裏看，他離着人的軌道還遠呢！不過他們能忙裏偷閒地把他描寫出來，也可以使一般人知道吳佩孚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所以我實在佩服他們的深心！

自從正式國會解散以後，北庭在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非法政府，近來更是倒行逆施，違反民意。這種賣國機關，不知我們留着他有什麼用？吳佩孚是擁護賣國政府的一員健將，這次因為要固北庭的勢力，爭一己的地盤，不惜稱兵犯順，押收路款，勒逼商人，決堤殃民，

無所不用其極，難道說國人沒有被火燒夠，水淹夠，鎗斃夠，搶劫夠嗎？

我們不想救國則已：若是想救國，根本上就要打倒那些甘心附逆的走狗和與國民爲敵的軍閥。不消說，吳佩孚當然要算國民公敵的第一人，現在我們雖然沒有實力，鼓吹的力量是我們有的。我們抱着這鼓吹的精神，喚起一般人的同情，結果必定很能叫我們滿意。俗話說：千夫所指，無病而死，天下的事，只要我們去做，鋼鐵都可磨成針，何況趕掉區區幾個敗類呢。

不要淨說咧，朝前做去吧！這本書也可以算是個好榜樣。

銅山陳廟儀作於上海復旦大學一九三九年九月

年來吾國之大患，外則抱侵略主義的強權國家；內則抱升官發財主義的軍閥官僚；二者進行之手段方法雖少異，然同不外以假面具欺人，使墮入其術，而不覺，因陰以攫取巨大利益，但有識者早已洞見其奸私。

育之君，爲民國七年棄學回國「留日學生救國團」中最熱心的一位同人時組織救國日報，君主經理部，予主編輯部，即專以揭發強鄰侵略野心與軍閥官僚賣國之隱謀爲目的，君於經理之暇，又時時作短評痛罵二者無少忌。繼予以事歸晉，同人亦先後多散去，而君獨堅持犧牲至今，其熱心未嘗少減，雖救國報去歲因種種原因暫停，而「救國

團」則依然維持，時對內外之禍國事項，發奸摘伏，警告國人。

頃予以南洋之遊至滬，君以改造湖北同志會所編民國十年之吳佩孚見示，並命作序，略翻一過，覺吳之已往現在所以欺吾民禍吾國者，均收集無遺，足以奪其魄而寒其胆矣，夫吳當去歲主張國民大會時，頗感屬望其爲軍閥中之提倡平民主義者，時予晉組織「山西國民大會促進會」，每演說痛罵軍閥官僚，但對吳則多恕詞，迄今思之未免被其詐愚，今雖眞象暴露，而一般人之迷信心理，猶未盡絕，讀此可以恍然悟矣，

予向來極端反對軍閥官僚，然對其一言一行可取者，時或存寬恕之念，現在得一新覺悟，即凡軍閥官僚絕無可希望者，其有差強人意

之言行者爲耳，又侵略主義的強權國家與升官發財主義的軍閥官僚，不第爲一國家一民族之患，實世界人類之公敵。且吾國之軍閥官僚，又兼資本家而一之，其爲患也益甚，非羣起鋤而去之，廓而清之，不足以達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之最後目的。望育之君與改造湖北同志會諸君子此奮鬥精神，繼續與強權惡魔戰，尤望國人均抱此奮鬥之精神，以與強權惡魔戰，則今日萬惡之社會，且有改造歸於光明之希望矣。豈止改造湖北而已哉。

民國十年九月二十七日

馬鳴鶯作於上海

喻叙

蘇洵罵王安石「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我想起這幾句話，趕忙祝了幾聲湖北自治軍的勝利，中華民國的萬萬歲。

吳佩孚在湖北自治軍未起以前，打倒安福部以後，那些以成敗論英雄的人，都稱他是美國的華盛頓，英國的惠靈吞，北庭的總統總理那一個不仰乘吳大將軍的鼻息。就是奉天王張勛公也只能在旁邊磨拳擦掌的氣着吹鬚呢。誰料湖北自治軍輕輕的打了他一個當頭棒，竟把東方的華盛頓葬身到輿論潮流裏去了，再撈起來揭開他的假面具一看，唉！原來是一個殺人吸血未開化的生番哪，哈哈！

山巨原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那種見微知著的眼光，本來不是一般人都有的，但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這是人人應有的常識。吳佩孚的坏，并不是自今天始。論到他的狡猾，比王安石王莽袁世凱差得多，就是和他的貴本家吳三桂也比擬不上，吳三桂是先好後坏的，吳佩孚始終是一個坏東西。數起他的歷史來，他是斬雲鵠的得意門生，王士珍的巡捕，張敬堯手下的營長，現在爲政府底下一個正副巡閱使兼師長。論起來他過去的行爲，始終是與民國爲仇的，袁世凱做皇帝，他也分了一點薄賞，帮着段祺瑞打湖南，這次又以全力攻打自治軍。許多人還說打倒安福部不能不算他的蓋世功勞。我要問安福部爲什麼

得罪了民國？他爲什麼要打倒安福部？要是說安福部的·罪是在毀法
賣國，試問安福倒後，北庭還是在毀法賣國不呢？老實說，從前北庭
毀法賣國是段祺瑞保標，現在不過換了一個新軍閥吳佩孚而已·把國
家做犧牲品，爲一己一派爭霸權·這種東西，還去歌功頌德嗎？

吳佩孚之有今日，還是淵源於當初，少數識者早就看透了·有人
是因利害關係，硬要昧着良心恭維他·有的是不記舊惡；不明是非，
看着他僥倖打倒一個國人皆曰可殺的安福部，都五體投地的信託他·
前者是發揮他們的劣性，後者是表示自己的墮弱·這本書是搜集各方
面的真正輿論而成的，取名叫做「民國十年的吳佩孚」，是要和以前恭
維或信託吳佩孚相對照的·吳佩孚不止一個，請國人再留一點心罷！

電報

十九·二·二·喻育之作於上海

一四

孫序

改造湖北同志會諸君。輯民國十年之吳佩孚一書既竟。以稿授余。囑爲之序。余受而讀之。如鑄禹鼎。如燃溫犀。魑魅罔兩。眞相畢露。是足以寒民賊之膽。解國人之惑矣。夫軍閥萬惡。世所詬病。而吳佩孚自衡陽返旆。歌功誦德者。殆不知幾何人。豈人人皆識吳佩孚耶。不過見其宣言通電。遂想像其胸襟。懸揣其丰采。以爲若而人者。武人中之錚錚佼佼若也。乃曾不幾時。欣然爲巡閱使者。卽不爲督軍之吳佩孚也。赫然壓抑自治者。卽主張民治之吳佩孚也。甘爲僞庭屬大者。又卽向稱菊人先生之吳佩孚也。窮兵殘民以逞者。又卽自詡開明武人之吳佩孚也。前後比較。判若兩人。識者咸訝其變節之速。余則以爲吳佩孚固未常少變也。在力小位卑之際。則盜名以自重。在勢大燄張之時。則挾上

以處下。雖所取之手段不同。而出於自私自利之心。則先後一轍也。乃不識不知之國人。猶且以昔日想像懸揣中所期望之吳佩孚。視今日萬惡軍閥之吳佩孚。黑白相混。是非不明。詎非咄咄怪事乎。不有人揭其假面。暴其真相。匪特國人久爲所欺。即吳佩孚亦且旁睨匿笑。安坐而盜虛聲也。廬山會議。仍吳佩孚裏中未盡之假藥。使寡廉鮮恥。趨炎附勢之流氓政客。爲之搖旗呐喊。以冀贊伏我國人。其影響於國家世道。寧有紀極耶。是書一出。則國民之鑒別確。民賊之罪案定矣。諸君之功。其可沒乎。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年九月鐵人作于滬濱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目錄

序論

吳佩孚已往之行徑

乘機漁利之吳佩孚

吳佩孚掘堤殃民寫實

吳佩孚發起廬山會議之反響

輿論包圍之吳佩孚

任人笑罵之吳佩孚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吳佩孚已往之行徑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年四十餘。出身寒微。其父名職業。隸佚無可考。兄名子簪。幼墮黑籍。居於財神廟院。以小貿易營生。佩孚早喪父母。賴兄嫂撫養。幼時走讀於某私塾。迨年二十餘。文字稍稍明順。曾於某科獵取弟八十七名之秀才。迨科舉既廢。復考入保定武備學校。庸庸無所表見。時靳雲鵬爲中班教員。因同鄉關係。甚契重之。吳感激至於涕零。去歲之與段爲難。實所以報靳氏知遇之恩於萬一耳。既畢業。徜徉京保間。衣食維艱。靳稔知其旅況艱難。薦於江北提督王士珍。前爲差遣。吳善伺人意。王漸信任之。未幾。令司宣傳之職。如督撫衙門之巡捕然。王因丁內艱。卸職。轉薦於第七鎮統制吳福。

貞標木部爲二等差遣。吳祿貞遇害，張敬堯繼任時，吳已爲營長。張嘗以狡猾秀才目之。屢欲撤其差。苦無隙可乘。吳亦明知難以久安。遂謀他去。故後私通西南以倒張。其原因不僅爭奪湘督一事已也。後得王新之吹薦。曹鋶遂調之爲營長。迨曹爲直督。兼四省經略。乃以師長畀吳。當袁氏稱帝之日。曹亦爲凌烟閣功臣之一。吳以功不及己。頗懷憤恨之意。曹乃密告袁氏。袁爲籠絡計。責以薄爵。吳遂釋然。及討袁軍起。恐禍及已身。乃與曹約。袁氏方面由曹數衍。寧馮贛李鄧王方面由吳周旋。互相爲因。互相爲果。故袁帝制失敗。曹氏得以不倒。者狡猾秀才之力爲不小也。袁死黎繼。黎憤段氏驕橫。遽免其職。乃有督軍團之發現。張大辦誤入圈套。演成復辟之怪劇。段氏馬廠督師。將張驅入荷蘭使館。其實預謀者徐段曹吳皆參與其事也。當時曹段攻張。吳曾充前敵總司。

令滑稽怪劇。吳嘗爲拌演之一人，擊倒後，馮氏繼任。段氏欲以武力宰制中國，派周道剛劉存厚入川。傅良佐入湘，殊不知傅至湘後，零陵鎮守使即宣佈獨立。傅無奈出走。長沙竟爲南軍所有。徐馮曹段復命吳爲前敵司令，反攻湖南。湘軍以衆寡不敵，長沙仍爲北軍所有。吳乘勝追入衡州。段恐吳得勢，不利於己。同時令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督湘。吳憤段貪，懼不平，亟欲與張一決雌雄。無如曹恐直督地位動搖，即日撤兵北歸。吳遂中止，株守衡州，鬱鬱經年。然吳、張之意見，遂日深一日矣。吳本富貴之徒，豈肯久居人下？遂與趙恆惕暗中通款。萬一張敬堯反目，則何妨投降西南，爲保全祿位之地步。馮段知其謀，乃畀以孚威將軍，所以平一時之酸氣耳。南北議和，吳氏力主其事，所以如此者，憤段氏不與以湘督之位置也。迨馮段下野，徐世昌就任非法總統，吳又通款西南。

願爲前驅。以逐張敬堯。故西南密令議和中止。實吳佯言去逆效順。一言有以致之。吳株守衡陽。鬱鬱不得志。欲爭勝中原。非撤師北歸不可。且因此可以騙得西南三十萬元之賄賂費。師至洛陽。適全國反對安福賣國之輿論沸騰。吳遂利用民氣。打倒安福。以張已派之勢力。迨安福勢力全消。吳則慘恿曹錫興。張作霖包圍北京。分配地盤。瓜分政權。致北庭賣國益肆行而無所忌憚。使吳佩孚之初念果爲救國討逆。何以對於違法悞國之北庭。而尤有所顧惜哉。蓋其子而殲其母。誠咄咄怪事。論者每嘆安福倒後。北庭一切賣國之責。皆吳氏一人負之。誠非過刻之論也。此次鄂人不堪王占元之劫掠。四處求援。至洛。吳則謂鄂事聽鄂人自決。後自治軍起。吳復率大兵南下。宣言維持武漢秩序。乃王賊潰逃。吳竟藉集同類。購買海軍。冒用洋旗。使用二十四生的之大炮。以撲殺

自治軍。甚至害及毫無戰鬥性質之鄉民。如決金口。簰洲兩堤。居民溺斃者五千人。被災之區。縱橫約數百里。當決堤時。沿堤居民。集老幼男女數百人。跪求免。吳氏悉怒而投諸濁流。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現武漢在其掌握。岳州又爲所據。其壓迫民氣。濫發官票。勒索商民。較王占元有過之無不及。此吳氏已往之行徑。大抵如是。今後是否爲段祺瑞之續耶。果隨李閣以俱去耶。抑效袁氏。或張勳之故智。重演於中華民國耶。吳本反覆無常之小人。河所憚而不爲。請國人拭目以觀其後。

乘機漁利之吳佩孚

章太炎斥爲張獻忠復出

廣州總司令部速轉南寧陳總司令重慶劉總司令雲南顧總司令貴陽盧總司令並各報館均鑒吳蕭受僞命據鄂禁言自治兵爭不已遷怒人民連決江隄其茶毒沙湖隄決而沔陽漢川漢陽京山天門之民死金口隄決而嘉魚咸甯之民死武泰閘決而鄂城大冶之民死較馮國璋之縱火王占元之兵變害祇及於城市者其禍尤烈豈但西南之公仇實爲人道之蟊賊以南北形勢論鄂亡湘弊西南失其屏障終必屈於北虜以人類太義論吳蕭以鄂人治鄂爲口實以溺斃鄂民爲兵威此胡不滅是張獻忠復出今世洪水猛獸夫豈比喻之言現川軍已東下赴援惟望諸公各出偏師滅此朝食從前南軍北摺祇

爲政爭。今者非徒自固藩地。亦爲人道而伸撻伐。斷然立極。在此行也。章炳麟譯延闇。

三團體揭破九大矛盾

吳佩孚盜竊時譽。中外人士被其欺飾者一年於茲矣。僅就其一年來言行矛盾之事實。公告中外。以正是非。吳佩孚起自戎行。醉心利祿。民國七八年間。效忠安福。奉安福首領段祺瑞之命。贊成段氏武方統一之政策。率兵寇湘。自謂忠勇。長集告捷。湘督一席。爲張敬堯所奪。憤而退守衡陽。聯絡西南以自重。揭露國同盟之幟。聲討段祺瑞賣國。不知奉命征湘之際。亦曾有此觀感否。藉正義以快私仇。識者鄙之。此其言行矛盾者一。衡州撤防。名爲援助湘人自治。私受西南政府六十萬元之賄。今湘軍援鄂。亦猶衡州撤防之幟也。至於仗義執

言。勇於作戰。較之吳氏消極的援助湘人者。應有誠僞之辨。乃出於己者。曰主張正義。出於湘者。曰破壞大局。此其言行矛盾者。二王占元督鄂以來。縱容兵變。至廿餘次。中外財產。損失一萬萬以上。民死傷略數十萬人。比較安福賣國之罪。何如。吳氏以撻代安福成名。及對於救災恤鄰之援鄂軍。反不能容。甚且目爲侵略。然則吳氏當日之所以討安福者。是爭國家之專賣權。非真心救國者也。此其言行矛盾者。三私生總統徐世昌。卽吳氏在衡陽時。所謂非法總統三朝元老及菊人先生者是也。曾幾何時。覲顏就直魯豫巡閱副使之職。乃一變菊人先生之稱謂。而爲我大總統。近且奉昔之菊人先生。今之我大總統之命令。以威臨湘鄂。并云各訂省憲。不顧中央。將打碎國家。非人民幸福。不知吳氏今之所謂中央。是否指當日菊人先生之政府而言。抑或當日之所以稱

菊人先生者。乃別有中央在耶。北其言行矛盾者四。吳氏主張國民大會。不能見諸施行。國人尙以阨於形勢惜之。乃近日武昌之公民大會。據滬報吳氏橫加干涉。禁止集會。并云中央自治條規頒布。全國推行。不知武昌之公民大會。何以異於吳氏之國民大會。中央頒布之自治條規。是否與國民大會之所解決者。可以并行不悖。此其言行矛盾者五。鄭州會議。吳與直軍將校官誓。不爲督軍。未幾就巡閱副使之聯矣。近更膺兩湖巡閱之命。到鄂視事矣。不知巡閱使之職權。是否異於督軍。至爲閻相文謀陝。爲蕭耀南取鄂。是否與誓言相反。卽曰爲人謀。而非自取。吳氏自誇爲前清秀才。當亦聞孔子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訓。此其言行矛盾者六。武宜兵變。鄂人赴洛乞援。吳氏以鄂人應速自決。答之。湘軍出兵。信使往返於湘洛之間。未聞吳氏有反對之電。王占元日暮連

窮向吳求救。吳氏亦以出兵許之。就吳之地位言。與王占元同在菊人先生統治之下。應援王而拒湘鄂。就吳之平日主張民治言。應援鄂而討王。兼容并蓄。已覺不倫。乃結果對王不肯助戰。并假收容潰兵爲名。繳其槍械。對湘鄂輕軍。則乘其未到武漢之前。侵略地盤。欲以菊人先生之命令。統治湘鄂。爲爭一系之巡閱督軍。遂不惜犧牲主義。以賣湘鄂。更不惜犧牲朋友。以賣其同寅同鄉之王占元。於公於私。皆所不容。此其言行矛盾者七。吳氏在洛陽擴充軍隊。聲言專爲對外之用。乃蒙彊危急。不聞其出師討伐。太平洋會議伊邏。不聞其有所建白。徒見日驅所部。爭城奪地。陝鄂戰事。道路側目。且以湘軍奮勇。勢雖割勝。遂不惜挖決金口上游各堤。以灌湘軍。蕩毀室廬。至數百萬戶。死傷居民達若干萬人。損失田禾牲畜貨物。所值略數千萬。其慘狀較王占元之殺人放火。

或且過之。暗無天日。實所創聞。此其言行矛盾者八。成憲獨立。聞係吳之主謀。馮玉祥功成討趙。聞亦承吳之意旨。乃張作霖一怒。遂不惜犧牲成憲而援趙。獨盧永祥停辦選舉之電。聞係吳之初稿。盧電既出。吳氏反受北京之命疏通。盧氏言者鑿鑿。本會未忍遽信。但徵之吳氏。素日之行爲。與夫當日政局之形勢。又覺其傳言非虛。事成則已居其功。事敗則人受其過。言公則無人格。言私則賣朋友。此其言行矛盾者九。綜合吳氏一年來之言行。一言以蔽之曰。矛盾生活而已。此真某公所謂不顧信義之勢利小人也。聞吳氏生平學問。僅一部三國演義。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時人猶譏其陋。况市井流傳之稗官雜記。遂可據之戡定中原耶。岳武穆好讀左氏春秋。號稱儒將。吳氏以冬烘而讀演義。宜其市井之氣逼人。專以個人之富貴利祿爲單位也。中國輿論家多以耳

代目之士明達者流爲中國愛惜人材起見對於國中較有希望之人物不忍過於求全誣掖維護冀其自省此中國人好與人爲善之道而吳氏之所以成名也。倘吳氏此次不襲用段祺瑞武力統一之政策施之湘鄂則其盜竊之醜名或將長保敝會痛是非之不明念羣言之淆亂深恐盜竊時譽之吳氏有所憑藉以文其奸而濟其惡則爲禍伊於胡底茲特將吳氏一年來言行矛盾之事實宣告於中外人士之前而求其公判幸垂鑒焉旅滬湖北自治協會改造

北同志會湖北公民會全宣言

學生會宣佈八大罪狀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因吳佩孚假借民意藉圖私利不惜以昔日國民大會之主張付之泡影近且禁止集會勒收路款特發一通電以儆告文云吳佩孚

狡猾成性。反覆無常。圖個人之利權。假民意爲芻狗。本會以摘奸揭伏。責無旁貸。特宣佈其罪狀。願國人闡察焉。吳氏作張敬堯先驅。奉命北庭。襲取長岳。使湖南財政紊亂。教育破產。人民備受蹂躪。其罪一也。反對段祺瑞而電賀段氏。釋化之斬雲鵬朋比勾結。藉討安福以攫取直魯豫副巡閱使。戴徐奉曹。國權日喪。其罪二也。擁兵五六師之。盤踞洛陽。坐視蒙疆失陷。其罪三也。挑撥河南兵變。復遣閻相文督陝。參耀南督鄂。擴張羽翼。弁髦民治。其罪四也。憑兩湖巡閱使之淫威。親諭軍警禁阻漢口市民大會。不惜與曩昔主張相矛盾。其罪五也。休戰期內。決水沖斷破礮堤。以灌湘軍。人民田廬淹沒無算。其罪六也。勒逼商民籌餉三百萬。及商會會長逃走。則轉向滬漢銀行押借斂財自肥。以較王占元。無所軒輊。其罪七也。派員七十名自由收鄭州至漢口各站之路款。擗

數擅用。身充僉官。行同寇盜。其罪八也。至於寄北庭之籬下。抗自治之潮流。一
毅武人。滔滔皆是。同人不能持責賢者主義。以獨責吳氏。疾惡如仇。國人應具
同情。口誅筆伐。必有繼同人而肩任之者。中華民國十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華

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

決堤殃民之哀號聲

旅滬湖北各公團聲討吳佩孚決堤殺人電云。各省各報館暨各團體均鑒頤
灘滬上各報載。吳佩孚決金口堤及簰洲橫堤以灌南軍。南軍死者數百人。居
民溺斃者五六千人。財產損失萬萬以上。被災已成縱橫約數百里。爲空前之
浩劫。據聞決堤之時。沿堤居民集老幼男女數百人。環跪吳氏之前。哀號求免。
吳氏懸怒而投諸濁流。並指揮掘挖益急。云云。夫敵國相爭。戰鬥員失其抵抗。

龍方。即在公法保護之列。苟非生番蠻族。從無以慘無人道博戰勝光榮者。今吳佩孚以肆行侵略瓜分地盤之私。擾湘據鄂。乃不惜出此殘酷行爲。以淹我襄樊。恤隣之援鄂軍。更不惜犧牲吾鄂數十萬居民之生命財產以快意。較諸馮國璋焚燒漢口王占元劫掠武宣。尤爲暴虐。此真三楚人民之公敵。亟待我全國父老兄弟之公平裁判者也。辛亥之役。馮國璋倚鐵路隄駐兵。有人向黃陂獻策。決隄以灌馮軍。黃陂不允。時論許之。夫不允決隄事極尋常。寧堪稱述。然與洪水猛獸之吳佩孚相提並論。遂覺煦煦爲仁子子爲義者亦足以差強人意。則吾民婉轉哀號於軍閥俎下之慘狀爲何如矣。語云。困獸猶鬥。吾民雖弱。固人類也。義憤所激。誓必與吳賊一決生死。諸公或主持正誼。或關懷桑梓。樹新一致聲討。以報賊焰而維人道。臨節無仁惻怛待命之至。旅滬湖北自治

協會改造湖北同志會湖北公民會感。

勒逼貨捐之反響

曹鏡吳佩孚對於直鄂豫火車貨捐擬歸直派人辦理。茲悉鄂省議會議員對於省長業經提出質問。特照錄其原文於次。

爲質問事。報載直魯豫巡閱使曹銀電致省長公署。現爲統一直鄂豫火車貨捐起。由直隸派委幹員辦理。以資整頓。並經省公署電覆。如果豫省贊成。則鄂不能獨異。各等語。事關侵害湖北行政。及省長違反職權。特提出質問理由如左。

(一) 行政區域之劃分。以省長爲地方行政之首領。監督所屬官吏。鄂豫火車貨捐局在湖北省長監督之下。湖北省長當然嚴重拒絕直魯豫巡閱之請求。

與豫省在該巡閱使區域之內者不同。就政權統系論，亦不得比照豫省之例，而爲違反職權之答復。

(二)鄂豫火車貨捐局爲湖北地方貿易貨物銷場稅之一。與關稅不同。且爲地方收入之一部分。無統一之必要。試反証例之。則凡湖北之銷場稅局。因火車貨捐之統一而起紊亂。必有大不統一者。至整頓稅率。當由省公署責成財務行政員嚴覈比較。亦在省公署行使職權範圍以內。更與統一無關。直魯豫巡閱使當然不能干涉湖北地方之政務。就其理由亦當予以法律上之駁回。不當開其他行政上種種侵侮之漸。

(三)查鄂豫火車貨捐局。自前清以至民國。本由湖北專辦。其稅收雖割數解送豫省。然一切支配悉由鄂省主管。後以行政上之滯礙。乃與豫省劃分。各以

其省界爲轄境。昔日鄂之不能管及豫境。猶今之直魯豫巡閱使不能管及於鄂境也。此理至明。更無合併之必要。至謂直魯豫巡閱使之請求。不過僅由直隸派員管理。其稅收之在湖北境者。仍繳納湖北金庫。與湖北之地方稅毫無搖動。似在可行之列。殆不知此案爭點。純在保持湖北之行政權。對於其他之侵侮行爲毫無容納之餘地。質言之。此等事惟債權國欲達到監督財政之目的。方有此行爲。從無疆吏代庖之先例。設使此端一開。其他各稅。又何不可任其侵掠。則國家何貴有省區之畫分。省區何貴有省長之負責。卽王占元任內。曹使曾提出與今日同等之請求。以王占元之在鄂爲所欲爲。尙知職權所在。不可拱手送於外人。亦一再拒絕。事遂終止。况貴省長以鄂人治鄂。更不當有犧牲湖北地方銷場稅之行爲。以獻媚外人。誠以湖北者。湖北人之湖北。非貴

省長個人之湖北也。

改造湖北會勸勿齊盜賊以武器

致武漢兩商會電。武漢兩商會會長暨董事諸公均鑒。蕭耀南請武漢商人立籌現款三百萬。爲反抗自治軍之用。貴兩會已允開董事會討論。此間聞訊驚駭萬分。吾鄂經王賊之搜括。變兵之劫掠。武漢商場瘡痍未復。今蕭氏又復敲骨吸髓。勒逼鉅款。哀我鄂人。何能堪。此望諸公勿爲威武所屈。勿爲情感所動。勿齊盜賊以武器。勿與自治軍以口實。商界諸君幸甚。吾鄂前途幸甚。改造湖北同志會啟。

蔣作賓討賊之檄文

湖北臨時省總監蔣作賓討吳逆佩孚檄文云。(銜略)均鑒。辛亥首義。勁卒八

師。共和告成。全行解甲。民治分之文吏。軍權奉之中央。吾鄂民族。素稱富於和平性。固國人之所共知也。此次聯合湘省。起兵驅王。主義在自治。目的在廢督。蒲圻下後。王逆駭逃。本可乘破竹之勢。直搗武昌。乃反頓兵不前。老師以待者。豈有他哉。蓋以吳逆佩孚。頗負一時盛譽。對於鄂之自決。湘之援鄂。自治事前本有同意之表示。蕭耀南又係鄂產。兵到之日。宣言責在維持秩序。表明志念。無他。京津湘鄂大老。亦同時電勸罷兵。相期寧人息事。湘鄂聯軍。不忍以不肖待人。豈忍重累吾民糜爛桑梓。不料吳逆外假和議以緩師。內實竭力以備戰。戴兩湖巡閱之僞頭銜。蒙順應新潮之假面具。相約勿犯。時肆反攻。賄喙兵艦。擾我左翼。通詞之使拘辱不遣。電話之文擋置不答。掘毀沿江水利堤防數百里。殘忍何堪。勒派武漢商會現金三百萬。搜括太甚。武漢市民久苦兵禍。根據

吳逆國民大會之主張。要求開市民大會。希冀和平解決。竟遭拒絕。猶復大言炎炎。驕縱不遜。致函趙總司令。謂須解散鄂軍。治湘鄂兩省。倡導自治者以罪。致電駐鄂北軍將士。謂湘人援鄂自治。是爲破壞統一。必殲滅湘軍而後已似此反覆無常。傲慢自滿。背信棄義。漁利投機。非我國民昔日異口同聲讚揚。信仰之吳佩孚哉。方其衡州通電。痛詆菊人。涿州誓師。推倒安福。鄭州會議。不爲省軍。以國民大會買國人歡心。以洛陽練兵。爲對外口實。種種欺世盜名之術。幾欲一手掩盡天下目。曾幾何時。奸狀畢露。驕橫甚於段祺瑞。狡詐甚於袁世凱。野心勃勃。作僞日拙。一見於愚弄成憤。再見於攫取陝西。今又覬覦我湘鄂地盤矣。我湘鄂聯軍。爲目的而戰。爲主義而戰。雖肝腦塗地。在所不恤。不撲滅此獠。誓不反顧。國民有受其欺者乎。曷興起殺賊。倘不幸因此而致戰禍之延。

長與戰區之擴大。追原戎首。實自彼開。自當由該逆一人負責。邦人君子。幸毋
察焉。湖北臨時省總監蔣作賓檄。

國民與吳佩孚不兩立

長沙福興街施伯高先生轉前線湖北自治軍全體均蒙讀蔣公丞電。大義凜然。至堪欽佩。國民與軍閥不兩立。與民賊不并存。吳佩孚挾北庭以自重。擁直軍以臨鄂。而蕭耀南又甘爲之傀儡。覲然受僞命。不辭苦。桑梓不顧。拒虎進狼。不特鄂人所不甘。亦全國所共憤者也。鄂爲爭民治而驅王占元。非爲迎蕭吳。而驅王占元。督軍不廢。巡閱使不撤。北庭所任命之官吏。猶得盤踞於湖北。分權自治之主張。一日未達到。則鄂人救鄂之責任未了。故今日之事。亦惟有進無退。以與此萬惡之軍閥民賊吳佩孚。蕭耀南等最後之勝負而已。萬勿隨其。

衝中苟且調停以貽鄂省無窮之後禍也。猛勇直前義無返顧責在該君主持正誼爲鄂後盾責在邦人用布腹心希堅持之全國各界聯合會啟。

七公團圓絕僞巡閱

頃聞報載北庭任命吳佩孚爲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爲湖北督軍。惶駭憤恨。兩臻極點。此次鄂人實力去王求助。湘省出發之初。迭經省議會各公團各公民相繼宣言。主義在聯合。目的在廢督裁兵。天經地義。期於必成。全國人民。固不聞知。現在王賊敗逃。我鄂人勵行自治之日。北庭竟敢一再嘗試。驩所謂駐防式之巡閱督軍。再據吾鄂。無如鄂人膏血。早爲王賊吸盡。除平日搜掠不計外。近一二日。運去箱籠多至三千餘口。造幣廠官錢局之現金鈔票。亦被

席捲一空。前者已食其肉，後者來寢其皮。送舊迎新，去虎進狼。鄂人至愚，何能忍受。加以野心家狡焉思逞，並未忘情中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必一意孤行。與吾鄂人士全體宣戰。竊空公等鵠巢鳩居，瞰臍無及。尙希幡然改圖，引兵北歸。鄂人素重和平，果能完成自治，決不預聞其他。否則主義已定，無論何人有肆行侵略，爪分地盤之野心者，吾民雖弱，仍以王賊視之，縱犧牲至如何地步，誓必完全達到目的而後已。謹佈腹心，披瀝之聞。諸希亮察。湖北省議會，湖北自治公會，湖北全省自治籌備處，湖北各界聯合會，湖北省憲討論會，湖北省憲籌備會，湖北學生聯合會，公叩佳改造湖北同志會轉。

上海商界聯合總會之激昂語

武昌吳子玉將軍鑒中國之亂。原因雖多其最顯著者。則爲亂法紀造軍閥阻自治。此三事者。將軍嘗再三思之。曰民賊不並立。曰督不任督軍。曰開國民大會。將軍以此驟增聲望。大博同情。倘能實踐所言。國事不難底定。何圖口血未乾。向以徐氏爲非法總統。而稱爲菊人先生。並稱爲三朝元老者。得其餉糈。卽變而稱爲大總統。恪奉其命令。向之誓不做督軍者。今則使閻相文豪奪陝西。蕭耀南巧取湖北。自則竊據巡閱使。而爲太上督軍。向以國民大會相號召者。今且傾直軍全力。以抗湘鄂自治之軍。然此猶就將軍所言者。科以欺罔國人之罪耳。至若決堤以沒鄂民。其凶暴何異馮國璋之焚漢口。逼索商民三百萬。且不許其開會籌商。其貪殘何異張辦子之掠南京。疊經各公團之勸告而悍

然逞其武力。何異段祺瑞之剛愎自用。集萬惡於一身。敗固當然。勝亦不久理。至明顯。奚待著蔡夫陸榮廷一草寇耳。王占元一馬弁耳。竄逃之際。猶通電主張自治。足下係秀才出身。當涉獵通鑑。輒覽應知古今興亡之故。乃猶陸榮廷王占元之不若。其何以見天下士耶。夫此次興師。純爲自治而戰。主張自治。爲全國人之公意。決非湘鄂問題。奈何將軍竟與全國人爲敵也。且太平洋會議之利害。純以國內能否統一爲關鍵。如開一國民大會於武漢。以民意促成統一。出席代表自無紛歧。則對外足以折衝樽俎。對內不致延長戰禍。一轉移間。爲幸莫大。本總會用特提出忠告。尙望速戢爾戈。實踐而言。則吾民與人爲善。不咎前愆。否則設祺瑞殃民賣國之罪。將請君入甕也。唯將軍擇之。上海商界。

蔣作賓以大文相責

急。武昌探送吳子玉將軍鑾。曩者武宜兵變。鄂患方殷。士商奔憇洛陽。呼號求救。僅以鄂人應速自決一語却之。未聞公有所表示也。迨至鄂人本自決之精神。起自治軍。湖南省徇鄂人之請。出兵援鄂自治。作賓曾有懿電。請公主張公道。仗義執言。冬電請公申明意。嚮以彰公道。而釋羣疑。又未聞公有所表示也。及我聯軍冒暑急進。轉戰皆捷。不旬日而蒲圻崇陽公安嘉魚通城通山具下。王逆畏誅逃遁。鄂人方私相慶。幸謂已獲發展自治之機會。忽聞公奉昔時所稱菊人先生命令爲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爲湖北督軍。春雷一聲。大夢初覺。從此兩湖俱攬入菊人先生管理之下。賣鑛賣路。任其所爲。一般擁王逆黨。攀

龍附鳳。自慶彈冠。擢殘復擢殘。鄂民行且無噍類矣。初尙未敢遽信。繼聞公令部兵集中要隘。爲干逆後勁。阻遏自治軍進行。復聞公已親率所部勁旅。威臨武漢。耀兵耶。挑戰耶。平鄂耶。征湘耶。或統一有成算耶。竭大智大勇以爲之。如順而備。項城合肥何難比烈。竊恐史家斧鉞。不畏權威。而歐美人之觀察。且太息痛恨於新舊軍閥。皆爲一邱之貉而已。昔公於琉璃河戰後。以國民大會詔全國。其旨趣蓋欲順應新潮。發皇民意。曾幾何時。湘鄂自治。獨不見容於公耶。作賓仰慕聲華。匪伊朝夕。茲有數義。竊願奉商。(一)省憲建國。舉世公認。公業以主張民治得名。是否承認鄂人自治。贊成聯省自治。(二)鄭州會議。宣言不爲督軍。今爲巡閱。是否承認巡閱之威權大於督軍。督軍巡閱制度。是否應與自治制度並存。以上所陳。亟盼明白宣示。以釋疑慮。否則出師無名。甘冒不韪。

竊恐天怒人怨之來必爲段祺瑞所匿笑也。事機迫切民具爾瞻謹佈區區伏
希察復。蔣作實叩咸。

梁啓超尙且不容

子玉將軍麾下竊聞照乘之珠以暗投人鮮不遭按劍相視者以鄙人之與執
事夙無一面之雅而執事於鄙人之素性又非能灼知而推信然則鄙人固不
宜與執事有言也今既不能已於言則進言之先有常鄭重聲明者數事其一。
吾於執事絕無所求其二吾於南軍絕無關係其三吾對於任何方面任何性
質之政潮絕不願參與活動吾所以不避唐突致此書於執事者徒以執事此
旬日間之舉措最少亦當與十年內國家治亂之運命有關係最少亦當與千
數百萬人生命財產之安危有關係吾既以此時生此國義不容默爾而息抑

爲社會愛惜人才起見。對於國中較有希望之人物如執事者。凡國人皆宜盡責善忠告之義。吾因此兩種動機。乃掬其血誠。草致此書。惟執事垂察焉。此書到時。計雄師則既制鄂矣。執事胸中方略。非局外人所能窺。而道路藉藉。或謂執事行將徇政府之意。從事於武力解決。鄙人據執事既往之言論行事以卜之。殆有以信其不然。君果爾爾者。則不得不深爲執事惜。且深爲國家前途痛惜也。自執事撻伐安福。迅奏膚功。而所謂現政府者。遂託庇以迄今日。執事之意。豈不以爲大局自茲粗定。將以福國利民之業。資付彼輩也。今一年矣。其成績何若。此無待鄙人詞費。計執事所痛心疾首。或更有倍蓰於吾儕者。由此言之。維持現狀之決不足以謀治安。旣洞若觀火也。夫使現狀而猶有絲毫可維持之價值。人亦孰願無故自擾。以重天下之難。今彼自與。旣已取得無可維持之

資格。則無論維持之者費幾何心力。終必無所救。而徒與之俱斃。若以執事之明而猶見不及此。則今後執事之命運。將如長日衣敗絮。行荆棘中。吾敢斷言也。而或者曰。執事所規畫。殆不在是。執事欲大行其志。則不得不以武力排除諸障。執事今挾精兵數萬。可以投諸所向。無不如意。且俟威加海內後。乃徐謂於新建設也。執事若懷抱此種思想者。則殷鑒不遠。在段芝泉。芝泉未始不愛國也。彼當洪憲復辟兩役。拯國體於漂搖之中。其爲一時物望所歸。不讓執事之在今日。徒以不解民治之真精神。且過信自己之武力。一誤再誤。而卒自陷於窮途。此執事所躬與周旋而洞其癥結者也。鄙人未嘗學軍旅。殊不能知執事所擁之兵力。視他軍何如。若專就軍事論軍事。則以直軍奉粉湘軍。誰曰不可。能雖然。尤當知軍之爲用。有時不惟其實而惟其名。惟其力而惟其氣。若徒

校實與力而已。則去歲畿輔之役。執事所部殊未見其有以優勝於安福。然而不待交綏而五尺之童已能決其勝負者。則名實使然。氣實使然。是故野戰砲機關槍之威力。可以量。可以測者也。其不可量不可測者。乃在輿論之空氣。空氣之爲物。若至弱而易侮。及其積之厚而燭之急。順焉者乘之以瞬息千里。逆焉者則木可拔而屋可發。雖有資獲。莫能禦也。輿論之性質。正有類於是。三年來執事之功名。固由執事之自造。然猶有立乎執事之後而予以莫大之聲援者。曰輿論。此諒爲執事所承認也。嗚呼。執事其念之。輿論之集也。甚難。其去也甚易。一年以來。輿論之對於執事。已由沸點而漸降下矣。今猶保持相當不溫度。以觀執事對於今茲之役。其態度爲何如。若執事所舉措而忽反於大多數人心理所預期。則緣反動之結果而沸點變爲零點。蓋意中事也。審如是也。則

去歲執事所處地位。將有人起而代之。而安福所卸下之垢衣。執事乃捨而自披於其肩背。目前之勝負。抑已在不可知之數耳。即讓一步。如現政府所願望。仗執事威靈。以掃蕩湘軍。一舉而下岳州。再舉而克長沙。三舉而抵執事功德夙被之衡陽。事勢果至於此。吾乃不知執事更何術以善其後。左傳有言。敵而返敵可盡乎。試問執事所部。有力幾許。能否資以復滿洲駐防之舊。試問今在其位者與將在其位者。能否不爲王占元第二。然則充執事威靈所屆。亦不過恢復到民國七八年之局面而止。留以醞釀將來之潰決已耳。於大局何利焉。况眈眈焉慕執事之後者尤大有人在。以吾儕局外所觀察。彼湘軍者。或且爲執事將來唯一之良友。領歲之不易。彼蓋最能急執事之難。執事今小不忍而整粉之。恐不旋踵而乃不勝其悔也。執事不嘗力倡國民大會耶。當時以形

格勢禁。未能實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時局之發展已進於昔矣。聯省自治。輿論望之若飢渴。頗聞湘軍亦以此相號召。此與執事所夙倡者。形式雖稍異。然精神則昭合無間也。執事今以節制之師。居形勝之地。一舉足爲天下輕重。若與久同袍澤之湘軍。左提右挈。建聯省的國民大會之議。以質諸國中父老昆弟。夫孰不鉅躍三百以從執事之後者。如是。則從根本上底定國體。然後著精銳。以繡外雪恥。斯實乃愛國軍人所當有事。夫孰與快屢牆之忿。而自陷於剝艱。以終也。鄙人比來。夕淫於典籍。於時事無所聞問。凡此所云。或早已在執事規畫中。且或已在實行中。則吾所言悉爲詞費。執事一笑而拉雜搘燒之。固所願也。若於利害得失之審擇。猶有幾微。足煩尊虛者。則望相割片晷。垂意鄙言。嗚呼。吾頻年來向人垂涕泣以進忠告。終不見採。而其人事後乃悔吾言之。

不用者蓋數輩矣。吾與執事無交殊不敢自附於忠告。但爲國家計。則日祝執事以無悔而已。臨風懷想。不盡欲言。敬頌勛安。伏惟蒼靈。梁啓超

旅湘鄂人斥其圖爭地盤

子玉先生執事。前接五號覆電。表示蕭師南下。確奉中央命令。保全租界。並維持鄂省秩序。對於湘鄂。毫無成心。又以鄂人主張自治。亦符執事酷愛和平之旨。所謂兩湖本是一家。孰非國家領土二語。頗有研究之價值。正擬裁答。又接真電。大意以湘軍假到王爲名。破壞統一。現王已退位。湘復進攻。深恐驟觸武漢。影響全國。擬尅日來漢。以息兵禍。而維鄂局云云。細譯兩電。對於尊旨。不無疑慮之處。敢爲執事一詳陳之。王占元督鄂八載。專橫自恣。目無鄂人。蹂躪我民政。紊亂我金融。摧殘我教育。却制我選舉。其搜括也。盡脂膏。其濫殺也。盡志

十筆其罪。惡罄竹難書。猶復尅餉肥己。縱兵殃民。連年以來。遭兵變者不下二十餘區。迨至宣武。相繼罹劫。而吾鄂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矣。此王氏禍鄂之真相也。吾鄂以首義之邦。戴此橫暴貪殘之獨夫。人格何存。國家體面又何在。故旅京鄂人不能不以堅決去王之情詞。再四請願於彼。北京當局非德不顧。民意反贊其戡亂敏捷。一意維持王氏之地位。是政府無德於我鄂人。而實大有造於王氏也。鄂人痛柔梓之淪喪。苦冤抑而莫訴。起而自決。乃有求援洛陽。乞師長沙之舉。適時執事方有事於關中。或無暇代謀。所謂鄂人排外一說。同人意度。決非執事由衷之言。特託詞耳。乃者湘軍仗義興師。卽扶鄂人驅王自治以來。與肆行侵略瓜分地盤者有間。王雖敗走。自治前途之障礙未盡除也。執事對於湘鄂。旣云毫無成

心。蕭師南來。又以保全租界。維持秩序爲職責。則當認湖北爲完全自治區域。容納鄂人廢督自治之真意。鄂人自當體執事酷愛和平之旨。力諭湘師。按兵不動。以免戰端之重開。事至順也。乃參之真電。證以道路所聞。執事已就兩湖巡閱。珩珊已就任督軍。且增加師旅。親赴前防。似將與湘鄂義師備戰也者。雖執事果如是。酷愛和平乎。湘軍果如真電所云。將假倒王爲名。以破壞統一乎。執事果如是。酷愛和平乎。湘軍何必假爲。至以破壞統一爲湘舞。眞乎。夫王在今日。國人皆曰可倒者也。湘軍何必假爲。至以破壞統一爲湘舞。眞所謂何患無辭者也。南北分立。今五稔矣。武力統一。自段氏當國而已然。如可成也。何必今日。今斬氏詭假統一虛名。以延內閣之生命。執事乃欲以武力濟之。不與昔日衡州撤防之旨相刺謬乎。本無統一。何云破壞。且湘省自應張自主力自治。各省聞風繼起。認自治聯省爲今後統一之徑。途漸廣矣。其

動機也。吾鄂地屬中樞知非閉關可治。今茲之役。乃借助湘力。完我自治。而後集自治各省。進謀統一。恐執事所以爲湘罪者。湘人或反唇而譏執事也。執事不云湘鄂本是一家。孰非國家領土乎。夫國家構成之要素。統治權領土與人民三者。非僅領土一部分也。若徒藉統治之權壓人民。是世界列強處分弱國之一種殖民政策。非治國久安之術也。執事年來舉動。若驅賣國賊。若主張圖民大會。無不着眼於人民方面。迎合羣衆之心理。今自治聯省趨勢已成。羣衆運動不可抵抗之潮流。爲執事計。爲吾鄂計。爲中國大局計。當先以衡州撤防扶助湘省自治之手段。扶助吾鄂。卽以鄂省爲聯省代表會議所在地。以正義號召全國。共求統一之良規。同垂不朽之盛業。血氣之倫。實利賴之。否則湘鄂本是一家。孰非國家人民。何執事之厚於湘。而薄於鄂也。語云。惟善人能受慶。

言。同人將有厚望於執事。故敢貢其一得之愚。幸垂教焉。屈佩蘭孫武汪載靈陳時陳家鍾雷寶杏葉蘭彬苑鴻鈞張知本董昆瀛胡祖舜劉一清胡宗佐瑞瑞棻王彭年熊繼貞趙均騰吳炳朱孔揚張廷彥皮鶴齡謝景屈鐵錚同啓

時間守約會日爲殘暴不仁

時間守約會致吳佩孚函云吳子玉先生鑒鳴呼。將軍果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耶。何前後矛盾自相挑戰有甚於新會梁文豪也。梁氏善變文章家可將軍武人也。一將功成萬骨枯。今一次堤而數縣人民淹沒矣。湘民非將軍敵也。縱殘暴不仁。湘民何辜。而至於此耶。提倡國民大會者將軍禁遏鄂人大會者亦將軍。附和聯省自治者將軍。今與宣言自治之湘鄂聯軍作戰者亦將軍。在洛陽時。大膽稱菊人先生者將軍。今盛言服從中央政府者亦將軍。豫督軍而

不爲者將軍。今則雙手提挈兩督軍。躬膺巡閱者亦將軍。昔力誑內爭之無當。
以對外衛國爲軍人職志者將軍。今傾海陸全力與湘鄂決雌雄者亦將軍。昔
日之將軍是。則今日之將軍非也。今日之將軍是。則昔日之將軍非也。將軍自
思得毋自笑乎。嗚呼。勿以人民盡可欺。輿論不足畏也。滿洲洪軍。袁段張陸。覆
轍相尋。禍不旋踵。鄂人能驅真相之王。豈不能驅變相之王。將軍何明於責人
而昧於責己。矧全國人已一致集矢於將軍。將軍已在包圍中矣。果從民意以
脫此險。終享大名。不爲盛德之累。抑必逆潮流而甘冒不韪。冀博僞命之哀榮。
圖擴地盤。不惜殘民以逞耶。將軍明達。當知所以自處。不待本會之詞費矣。上
海時間守約同志會叩

勞動會虛其無病而死

中華勞動聯合會致吳佩孚函云。子玉將軍偉鑒。浹旬以來。將軍威名掃地。誠盡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將軍其奈何。蓋民治潮流。澎湃澎湃。不可擋。順之則存。逆之則亡。遠之辛亥滿洲。近之洪憲。張勳安福。更近之陸榮廷王占元等。覆轍相尋。將軍所熟知也。乃竟狡猾性成。始號召國民大會。以博聲譽。繼以佯助鄂人自治。藉驅王而自代。薄督軍。懇巡閱。揭破面。自猶復決堤以淹義師。忍使人民劫盡。不惜自爲洪水猛獸。大冒不韪。在將軍以爲挾六師之雄武。不難。一舉取岳州。再舉陷長沙。何事不可自我爲之。夫天下勝敗。未可逆料。直壯曲老。古訓昭然。况政府威信掃地。號令不出都門。婦孺共曉。將軍竟欲嗾已死僵尸。與人民自治軍奮鬥。無論到底終敗。即今日藉海軍掩護而倖勝。試觀現在之輿論。已成空氣。彌漫全國。將軍前途運命。不卜可知。吾輩勞動。莫測高深。區區

之意。以爲鄂人此次提倡自治。召集市民大會。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容違逆。故寡斷如黃陂。矛盾如任公。猶振振有詞。一促將軍省察。何利祿功名。閭蔽至此。吾輩固愛將軍深。故不避斧柯。舉直奉勸。求將軍速爭止戰。促成聯省自治。則撥亂反正。將軍之名。庶垂千秋。而我全國人民生命財產。亦利賴之。惟將軍其圖之。上海中華勞動聯合會叩。

江淮同鄉會責前後矛盾

江淮旅滬同鄉會致吳佩孚電云。武昌吳子玉將軍鈞鑒。啓者我公衡陽撤威。撲滅安福。偉烈豐功。固已爲天下欽仰。嗣又提倡開國民大會。宣告不作督軍。救國寂隱。明如星月。當時輿論多頌受世推崇。殊有不可一世之概。邇者鄂王恣暴自取覆亡。我公總師到鄂。羣情騁嘵。意公將順潮流。克展抱負。詎意紛電。

傳來。如不准鄂人自治。禁止公團開會。受任巡閱。積極與湘備戰。凡此種種。均與公素志相悖。前後矛盾。判若兩人。致使此間愛公者懷疑。憎公者醜詆。茲本團體等。仍本愛公之忱。耑電奉詢。如果我公前此宣告係屬矯情。尙復何說。若認所傳失實。卽乞明白解釋。並盼公將最近政見。重行宣佈。表白天下。以紓羣疑。而免盛名之玷。幸甚。盼甚。江淮旅滬同鄉會叩梗。

各省公民之義憤

粵漢京津川湘滇黔各法團公鑒。國家不幸。宵小竊權。十年九亂。民不聊生。推原其故。皆由其國民放棄職權所致。最可異者。新軍閥吳佩孚。利用機會。盜享大名。藉口提倡民治。居然將一般國民腦筋牢牢縛住。任其欺詐侮弄。而不知。近日湘鄂戰爭。更爲吳氏造成一漁人得利之局。既不忠於北庭。又復譖蔽中

外。溯吳氏自衡陽撤防湘鄉晝師以來。一切舉動雖有差強人意之處。跡其用意。無非爲曹姓家一姓之忠人耳。我國民尙望其作中流之砥柱。救國之中堅乎。請觀其調兵遣將對湘作戰計劃。是否主張民治之人物。司馬之心。路人皆見矣。總之不贊成民治。猶可言。假民治以欺國民。則眞可恨。吾儕如果欲救民衛國。除合力廢此種假民治之軍閥而外。別無良計。須知官僚不死。國民不生。假民治不除。真民國不立。若國民已具決心。武等雖不敏。當即合川湘鄂贛健兒。爲諸君後盾。時局顛危。佇候明教。彭光武易蔭嶠劉淇吳楨汪灝飛華榮言。劉輔民董霖等叩篋。

章太炎力斥叛賊

夏口□□□長沙吳厚栽並轉辛亥倡義諸同志鑒前見旅湘鄂人警告同鄉

•書稱鄂人自決。有奉北方軍閥命令而來者。雖係鄂人。當亦誓死不忍等語。足知三戶雖微。民氣猶在。乃邇者湘軍援鄂。而督軍團叛逆首領曹錕。亦派蕭耀南南下。以圖蠶食。鄂人果與聯合。是即賣鄂之罪人。湘人聯合。是即破壞聯省自治主義之罪人。唯彼肉食智慮已昏。猶有舊助。當圖一死。當知曹錕爲督軍團叛逆首魁。吳佩孚卽其羽翼。前此倒段。乃羣叛自相攻擊。曲直無分。且陝西爲同叛之軍。尙圖征服。則湖北爲倡義之地。分作俘囚。彼蕭耀南之入鄂。猶六年傅良佐之入湘也。縱使剪除王逆。並退餘酋。而不知更生一賊。漢皋將爲叛人打靶之場。黎公則是叛人手牽之俑。癸丑被詐於李純。丙辰倒柄于段氏。前車之鑒。夫豈忘諸。於國於省。曾何益焉。諸君果遠思創業。近念宣言。唯有特起異軍。與鄂俱殉。若懲此微驟。甘爲牛後。影附肉食。與之委蛇。則賣鄂之罪。豈異

人任。章炳麟著。一

兩國體斥吳疑趙之警語

長沙趙總司令鑒。主人捕盜。義無調停。乃若有之。則夥盜也。吳佩孚言援王。列取而自代。言調停則知其武裝。與白晝。攫金。見有金而不見有人者。曾無稍異。在吳氏恃其推倒安福之功。以爲攘奪地盤。世莫予毒。不知袁世凱嘗有驟權。清室之勞。段祺瑞亦著平復辟之績。然袁氏以帝制自爲。而衆叛親離。段氏以剛愎自用。而身敗名裂。一世之雄。千夫所指。彼吳氏不自覺悟。其末路亦猶是耳。執事責零陵起義之望。擁三湘雄健之衆。扶助自治。海內同欽。乃王賊方授粟。潛遁。而吳氏派員聯湘之說大起。且有謂執事已爲所動者。敵會等思維再四。有所未喻。謂執事勢有不敵耶。則抗軍相加。而袁者勝。謂吳氏名有足重。

勝。則師直爲壯。而曲爲老。孰抗孰哀。孰曲孰直。諒執事知之稔矣。况以衡州吳佩孚之矛。攻洛陽吳佩孚之盾。彼所爲民賊不兩立者。執事正宜仗義執言。責其實踐。否則奉鞭弭以相周旋。較諸貶損人格空談和平。以欺民者爲優渥也。國事如棋。一着偶錯。滿盤皆輸。執事對於鄂事之主張。究竟如何。極望明白宣示。以釋羣疑。臨電不勝企盼。旅滬湖北自治會改造湖北同志會狀。

吳佩孚何以自解

洛陽吳子玉先生。鑒電諒達。湘軍爲鄂人除自治之障礙。爲國家除殘暴之武人。出入榆林彈雨。牛者冒危難。死者擲頭顱。王占元理屈氣餒。乃不得不去。而蕭耀南坐索巨餉。未折一兵。竟得湖北督軍公牒踞洛陽。亦因此坐博兩湖巡閱使之頭銜。受命北庭。故觀民意。仍與王占元相類。舉動如是。不特爲湘軍

所切齒。抑且無以對鄂人。無以對國家。未審公清夜思維。果以此自棄耶。抑以此自愧耶。國人向認公爲忠誠者。今覺公爲狡猾矣。倘公念及國家與鄂人。亟宜拒絕僞令。會同西南各省軍隊。尅日北伐。先與挾徐斬以賜金錢之張作霖。宣戰。庶幾公之心迹可暴白於天下。否則衆矢所集。政治命運。有若朝露。本會實爲公恥。兼爲公懼也。全國各界聯合會元。

吳佩孚率獸噬人

岳州吳子玉將軍偉鑒。此次湘鄂聯軍。湘本救災恤鄰之誼。鄂抱國民自決之旨。名正言順。世具同情。不料將軍率貔貅之衆。行豺狼之噬。祇圖一己權利。不顧萬民休戚。甚至決堤淹民。悍然罔恤。按諸駐兵衡陽時之吳將軍。判若兩人矣。輿論譁然。理所必至。語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啻爲將軍寫照焉。清

夜捫心。能無內省。及今改圖。猶未爲晚。回憶去春。曾荷電示。內有政客利用軍人。軍人無不樂於利用。以後再有一二野心者。利用軍人。佩孚不卽脫甲而逃。則當反戈相向。等語。以視今日行爲。未免子矛子盾。但駿爲國惜才。不忍過咎賢者。將軍倘能翻然反悟。一面撤退湘境駐兵。一面停止宜昌戰事。廢巡裁。

躬自實行。鄂事還諸鄂民。保障與民更始。己去之人心。或能挽回於萬一。拙見欲弭今日之危機。深信舍此別無良法。願將軍其速圖諸。如果認執己見。任意孤行。禍患之來。迫在眉睫。姑妄言之。幸加垂聽。陝閻鑾命陝事可知。川蜀出兵。心跡共見。湘趙暫忍媾和。實屬迫不得已。兩粵秣馬厲兵。維時已非一日。皖張瞰其側。而奉張又譖其後。近且熱姜調職。汲繼其任。心腹之疾。無法可療。試思所轄師旅。究有幾何。早已奔馳不遑。豈堪四面受敵。一旦潰敗。收拾無從。靈臺

前功無可懷悔乎。駿知將軍之用心矣。近傳張敬輿將軍發起廬山國是會議。係秉承將軍之意而行。將軍以爲可博國民之同情。藉作收拾時局之善法。須知民不可欺。反聲四起。輿情所在。不難窺見一斑。將軍不欲保持令名則已。如欲保持令名。駿敢鄭重再申前請。曰。朕惟班師回防。廢巡裁督而已。將軍一身之成敗利鈍。將於此卜焉。惶悚上言。伏希裁奪。張駿叩。寒。

吳三桂有後

全國國民公鑒。新軍閥吳佩孚者。性非善良。人本寒酸。爲洪憲之爪牙。亦滿清之妖孽。迨共和再造。吳氏復奉段祺瑞之亂。命駐兵衡州。嗣因要求湖南督軍。不遂而撤防。停戰之議始起。其時假使段祺瑞不吝厚賞。張敬堯能見機退讓。首先將湘督顙職。奉獻吳氏。吾知吳氏必能發揮段祺瑞武力統一之主張。而

不致至今日始對湘下總攻擊令也。詎知天佑湘民。段張計不及此。吳氏遂不得不含怒北歸。又明知不奉軍令。自由撤防。使張敬堯地位搖動。決不容於剛。慎無謀之段祺瑞。乃不得不亟亟推倒安福以自免於禍。明知自己地位不尊。設段氏爪牙。一旦捲土重來。必於己身不利。故假託提倡民治。廣結後援。使段氏無重登政治舞臺之餘地。明知段氏武力解決。爲國民所不喜。乃不得不姑爲和平統一之言。以徐圖攻心之策。明知國民大會爲北庭所萬萬不能贊同者。乃不妨始作人情。爲不負責之空談。而收謙恭下士之實效。明知廢督裁兵。爲國民普通之心理。乃不惜作違心之論。與馮玉祥等相約不作督軍。不擁兵自衛宣言。以迷惑愚夫愚婦。墮其術中。即如去歲駐湘時。發表各種文電於中外各報。所發表者。偷洛陽紙貴。爲人傳誦。而吳氏則承認不遑。設有反響。吳氏

輒譏爲副官誤發卽此一事。已可知吳氏狡詐沽名。望風轉舵之手段。實爲北洋諸軍閥所不能及。總之吳氏奉段命助張敬堯守湘。而卽賣段。張遽撤衡陽之師。奉靳命爲王。占元援鄂。而卽賣靳王。以收漁人之利。綜其嶄露頭角以來。固無一日不用翻戲黨倒脫靴法門。故吳佩孚者。實民國之罪人。軍閥之敗類也。何方面倚爲心腹。卽何方面受其欺詐。吾可斷言。亂民國者必吳佩孚也。爲吳三桂第二者。必吳佩孚也。我國民苟無自決之心。則已。如其尚有天良。不忘祖國。自當以除僞保真。提倡民治爲唯一主義。欲提倡民治。自當以先鏟除此僞託民治之新軍閥。吳佩孚爲始。前吳氏討段。有與賊不兩立之說。吾今討吳氏。仍以此兩語爲響。成敗利鈍。皆所弗計。我國民乎。我同胞乎。盍興乎來。彭光武易蔭居賴貴釗陳伯英劉淇麥鴻起華秉言吳楨劉輔民董霖黃孝愚等叩

敬。

卿本佳人竟從賊

洛陽吳子玉將軍鑿。武宜慘變中外痛憤。鄂人起而自救。實行捕盜。自謂天經地義。與爭權攘利。妄逞干戈者。迥不相侔。彼王占元盜憎主人。約夥拒捕。凡有血氣莫不髮指。將軍雅負時譽。乃竟爲王賊張目。援王之電。騰諸報章。是將軍與盜爲緣。爲與吾民宣戰也。吾民蚩蚩無狀。亦惟奉衡州吳子玉「民賊不兩立」之名言。以與將軍相周旋。語云「卿本佳人。何爲從賊」。竊爲將軍惜之。旅滬湖北自治協會叩。

不惜陷人民于各深火熱

于王副使鈞鑒。報紙喧傳。人心惶恐。去王之師行將出發。救王之師接踵而來。

戰雲四起。血肉橫飛。吾鄂何辜。迭罹浩劫。王占元督鄂八年。草菅人命。搜刮民財。姑無論矣。此次宜武兵變。延燒者數千戶。損失在數千萬。任意奸殺。無所不爲。鄂渚菁華。盡成焦土。稍有人心者。莫不疾首蹙額。况吾鄂人身受其創。尤爲切齒寒心。政府畏其強梁。猶復養虎貽患。人民請願罷王之電。紛至沓來。而政府置之不理。代表請願罷王之人。呼號痛哭。而政府竟若罔聞。詎知鄂王一日不去。鄂民一日不安。是湘師之起。實係王占元所激致。政府所釀成。吾鄂各重要份子。所不得已而爲之。其主義無非以人道爲重。其目的無非以去王爲準。名正言順。吾鄂人民方將箪食壘幣。歡迎之不暇。而我公不諒。將盤馬彎弓。利兵洗甲。與義師相對壘。助王賊之淫威。不恤修慝於湘。更不恤結怨於鄂。爲虎作倀。陷我人民於火熱水深之苦。受人利用。置我武漢於檜林彈雨之場。實未

知吾鄂何事閉罪於我公。令我公恨之於骨髓也。曾憶我公推翻安福。果決以開公民大會爲最後解決之。我公當時尙駐紮衡州。慨然撤回防堵各師。予湘人自治之機。是我公素以民意爲前提。以自治爲主旨。全國父老昆弟莫不望風欽仰。豈徒吾鄂一省所崇拜者乎。拒王之師。方意爲我公所贊許。本無利圖。福民之思想。促成鄂人治鄂之全功。乃不此之圖。挫殘民志。於省治萌芽之際。甘附民賊。於內急存亡之秋。致赫赫威名。墮於一旦。竊爲我公所不解。豈以爲王占元大有利於吾鄂。而不可去乎。豈以鄂人終應萬劫不回而不可力圖自拔乎。豈我公意欲乘隙而入。爲將來取而代之之地步乎。豈我公墮入彀中。欲爲直系擴張長江一帶之地盤乎。如皆非也。則惟聽鄂人自決而已。或成或敗。誰可作壁上觀。無黨無偏。不失爲人中傑。僑等遠隔春申江上。原置國事於不

聞遙瞻黃鶴樓頭。深恐大難之未已。雖乏執干戈之力。不能無柔梓之情。屬王所以救鄂。自治所以圖存。以此首義之區。創省憲之先聲。於戰雲初起之日。助自治之成功。則吾公功垂天下。當世一人矣。其明察之幸甚。湖北旅滬同鄉會

公叩冬

不恤與世爲仇

子玉將軍大鑒。去年逐段。國人仰公若神明。今日袒王。國人恨公如仇敵。豈小民之好惡靡常。母亦執事前後不類歟。矧湘軍入鄂。出於鄂省議會之請求。意在驅除王占元。實行省自治。此與執事夙所主張之聯省自治。國民大會等等。不謀而同。鄂人惟厚望執事有以玉成之。而决不顧其徇私而忘公黨同而伐異也。又使北京政府果有黜王之權力者。鄂人雖怒。亦何至舍近而求遠。爲淵

驅魚猶不自悟。而乃爲爭一夫之地盤。不恤三軍之肝腦。高明如執事。諒不樂爲人用。不然半世英名。敗於一日。功過不掩。如歷史何。遙望鄉關。揮淚如雨。灑忱上達。尙祈明察。上海中華民國平民社鄂社員全體。叩江。

改造同志會誓除民賊

湖北各界聯合會。武漢學生聯合會。轉各團體各報館各路自治軍暨旅外各同鄉公鑒。報載岳州失守。吳趙竟爾議和。致湖北自治軍不能發展。聞訊之餘曷勝憤慨。吾鄂自黎降袁以來。屈於北洋軍閥淫威之下久矣。變亂殺掠慘禍屢見。呼籲無門。起圖自決。爲爭自由而戰。卽以平民與軍閥戰也。幸賴湘軍援。卒令王賊敗逃。方冀恢復武漢。實行自治。何圖吳佩孚乘機覬覦。賄誘盜賊。阻我義師。軍閥兇殘。毒洞環區。屢亂鄉邦。復遭蹂躪。集會言論。胥受壓禁。決堤

勒捐橫肆貪殘。鄂人何辜。受此荼毒。凡有血氣。傳不痛心。夫爭攘權利。以危亂國家者。軍閥也。操縱軍閥以侵掠吾民者。吳也。吳不剿軍閥。不滅。民治必難實現。吾國即將不保。是則吾鄂之存亡。實係全國之安危。吳之當剿。固屬刻不容緩。吾人真有此恢復本省。挽救中國之重大責任。苟非屢仆屢起。再接再厲。合全省之精銳。與吳拚生死。以求最後之勝利。則吾鄂人其將永被征服。萬劫爲奴矣。况吳已在四面楚歌之中。西南正在預謀出兵之際。吾人於此宜化除私見。合成大團。秉承西南各省之大計。速備實力。以圖響應。將來時機一到。會師武漢。北伐燕雲。掃盡民賊。以肅清內氛。奠定國本。則吾鄂尚何有。民賊不能除。自治不能實現之慮乎。同人恫懾家國。愧無報稱。誓將犧牲一切。鼓勵羣倫。以與吳周旋。務望同鄉諸公。勿以一敗餒氣。從此互相照應。力圖進行。謹質愚忱。

伏希亮察。改造湖北同志會叩。

乘機漁利之吳佩孚

▲浙人對於吳子玉之忠告

上海北京廣東各報館各省省議會教育會農會商會工會鑒。頌致武昌吳子玉將軍一電文曰。武昌吳子玉將軍鑒。直皖戰後。揭橥國民會議。天下想望。卒采方以爲有撓摶澄清之意。乃未幾而掩旗息鼓。款段出都。未幾而巡閱直魯豫。擁兵據地。而百戰之英名。亦隨國民會議之聲浪。沉寥闊寂者。一載於茲。邇者鄂渚興波。湘軍仗義。議者方以將軍必將披堅執銳。正誼鋤奸。懋溫嶠之鳳。靖王教之禡。力復楚弓。還之楚得。於是據武漢爲天下之樞。以聯省縮西南之疆。斯時登高一呼。如響斯應。葵邱之會。人仰齊桓。踐土之盟。衆尊重耳中原牛

耳。舍將軍其誰
彈暴之兵威。殘
下之切齒於將
究其內容。軍民
威。陽假解決時
擾。蓋皆將軍運
自治根芽組識等
手所能掩以項
湘七澤古有異人
於中央東則招

四面楚歌。進退失據。行見將軍之爲得臣也。幸急翻然改悔。圖謀聯省。以湖北還之鄂人。以自治爲之倡導。速定根本之計。立止廬山之謀。庶於提倡國民會議之初衷。不政大背。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惟善人能受盡言。幸將軍其圖之云云。特此奉聞。浙江公民王佐童學琦獎光胡炳旒湯國琛林文琴黃真民楊悌方贊修忻寔汪漢滔柳景元羅驥朱憲章張若熙戴志南葉巨東傅霖吳國昌方大猷蔡信芳張曾綬徐鴻陳應沅王守謗沈宗周徐慕丹徐湛基徐棠朱僕許倬雲鄭宗惠來紹圻葉其蓁龔樹標何菁張琳張宗明陳益軒程盧白黃強任元炳孫宋卿吳珠魏蘭徐卓羣叩號。

國會宣佈徐吳罪狀

(銜略)吾民受國賊之摧殘久矣。一殘於黎元洪之誤國。再殘於袁世凱之

國三殘於徐世昌之賣國。乃不意天未厭禍。更加以人道之賊如吳逆佩孚者。集誤國叛國賣國之罪於一身。而推波助瀾。日益加甚。慘無人道。荼毒生靈。如張獻忠李自成所不忍者。而亦悍然爲之。是賊不除。吾民眞無噍類矣。查吳逆以鬼蜮之性。爲禽獸之行。盜名騙世。不能全欺外人。乃內欺熱心愛國之青年。當全國聲討賣國賊時。彼則利用機會。討一賣國賊之總理。而擁一賣國賊之總統。黨同系以伐異。正春耕而用兵。使直魯豫數千里之人民。倉皇奔逃。有麥無收。失其天食。故華北二千餘萬民之災荒。吳佩孚實造成之。此該逆爲人道之賊一也。河南湖北爲南北要衝。吳逆欲雄據中原。暗唆成憲擾亂豫北。賄買王賊占元之部下。焚掠宜武。用爲攘奪張本。迨成敗則反攻之。湘鄂自治軍興。該逆陽壓許王。以愚湘鄂之志士。陰率大軍乘其疲弊。計收漁人之利。不料

自治軍義勇莫當。該逆以三倍之衆戰而不勝。乃不憚決沙湖碌磯武泰金口等堤。使武漢各屬數百萬生靈同葬魚腹。貽數百年後無窮之禍。此種戰略。以世界言。對國際且懲爲厲禁。以歷史言。雖金元清之野蠻。尙不敢冒萬世之不運。該逆乃公然爲之。而毫無顧忌。其殘忍無絲毫人性。實爲中國近世史中絕無僅有之毒物。况湘鄂當秋收之際。驅王運動。一望結果。該逆因一己地盤關係。重復引起戰爭。其農民之被淹者。飄泊以死。卽未被淹之區。驚擾流亡。農時失業。不轉瞬而全鄂三千五百萬人。又將等於華北餓莩。叫買廬山面目。而有湖北市民會則摧殘之。凡所主張。均屬愚弄未來之官僚政客。以强姦民意手段。爲佔據政權之具。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醉翁之道。原不在酒。我國民顧可受其愚。以自愚乎。該逆旣無人性。焉知人事。前日對於非法之徐世昌。失歎。

則稱徐菊人。同意又獨大總統。對於護法政府。騙款則認為同志。得勢又視作敵人。官署不爲督軍。乃爲太上督軍之巡閱使。述其所爲。惟利是全視。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且知有賊而不知討其誤國之罪浮於黎元洪。討賊而反擁護賊魁。其叛國之罪浮於袁世凱。至於坐擁重兵。作賣國黨之護符。明分賣國金錢。以厚己勢。厥罪又浮於徐世昌。况復狐狸掘殘民以逞。抗自治之潮流。爲人道之盡賊。種種罪惡。罄竹難書。均屬有目共見之事實。傳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惟望全國父老昆季。一致討伐。協力殺賊。不惟國家之幸。抑亦人類之幸也。邦人君子。實深圖之。

鄂人與吳氏不兩立

雨岩先生大鑒。捧讀惠書。恍聆崇教。辱承寵召。且感且愧。執事此次本犧牲之

精神。樹討賊之旗幟。爲國家除大害。爲鄂人爭人格。義聲所播。瀛海同欽。報戰前方兵事。戰無不利。攻無不取。所到之處。賊兵皆繳械投誠。今鄂南已爲我軍所有。王賊亦已畏罪潛逃。肅清餘孽。直指顧問事耳。此後問題。不在驅王。而在遷北。不僅改革鄂事。而在澄清海宇。年來王占元釀成兵變。二十餘次。不以爲恥。北庭坐令王占元禍鄂六七年。不以爲累。人心憤激。至於相見以兵。而吳佩孚復派蕭耀南威加武漢。斬方興之民氣。逆自決之潮流。抗我義師。坐收漁利。咄咄逼人。勢不兩立。所望執事。本伐罪弔民之心。爲一勞永逸之計。倘鄂省尙有北庭官吏及北洋軍隊壓境者。願我自治軍痛擊。稍一遷就。便墮術中。以執事之明諒。以早見及此。而昆等爲是曉曉者。則亦心所爲危。不敢苟安之意也。昆等救世術窮。愛鄉念切。對於上述主張。極思爲執事洛鐘之應。一俟執事繼

續作戰。便當連袂赴湘。共策進行。成敗利鈍。所勿計也。專此敬復。恭候韜安。董
昆瀛張知本胡祖舜范灝鈞白逾桓喻育之吳崑周劍秋同啓。八月十四日。

安福復起之吳佩孚

湖北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各團體各報館暨旅外各同鄉公鑒。本會頃致
吳佩孚一函。文曰子玉先生鈞鑒。公本直皖戰後大露頭角之人。其聲名赫赫。
似乎不可一世。不謂入據中原以後。日惟與軍閥官僚爭地盤。分孽債。反置北
庭毀法殃民之罪於不問。由今觀之。謂公爲忠於直系則可。謂公忠於民國則
非也。夫徐世昌爲安福國會之私生子。公奉徐世昌而誅安福。是戴其子而
廢其母也。論者每嘆安福例後。北庭一切誤國之舉。公實經之。此非過刻之論。
蓋公有救國之力。而不盡救國之責也。今北庭爲害益烈。各省武人推波助瀾。

國將不國。人民起而自決。豈多事哉。不得已耳。王占元禍鄂殘民。公寧不知。今乘鄂人自決之機。忍派蕭耀南南下。以圖蠶食。有為公解者。則曰。王氏性殘。去之宜速。蕭本鄂人。治鄂亦宜。其實乃斬鄂人方興之民氣。擴公一己之地。盤鄂人雖愚。未必盡為公惑也。若謂王氏去之宜速。則當武宜三變之後。公何不提師南下。以與鄂氏更始。主謂蕭本鄂人。則凡奉北庭之命令而往者。無論籍據何省。鄂人當誓死與之抗。公猶能受盡言乎。希速撤回蕭師。一聽鄂人之自決。憤不擇言。諸惟垂察等語。是否有當。惟諸君擇之。改造湖北同志會啓。

吳佩孚次提殃民寫實

一個災民之血淚語

吳佩孚將歷年古堤掘開。想淹湘軍未成。反淹沒了人民牲畜財產無算。昨有某君新由漢口來談。述在漢時聽着一個朋友尤某方由彼水區域逃難來漢。

口述被禍的慘狀。令人聞之不覺爲之淚下。茲特照述如下。尤某云。我家因居在距大江二十里。故掘堤時的情形。概不知道。祇是八月十七那一天。自上午十一時起。遙聞砲聲隆隆。不絕於耳。至下午五時的時候。忽聞砲聲停止了。不一會兒。陡見大隊湘軍奔潰而來。當中有點慈悲心的人。經過我們的村莊。乃隔牆呼曰。你們快些上高地方去呀。大水來了。我們在窗戶中瞧着刀槍鎗炮。好像耗子碰見貓兒一般。隱避惟恐不及。連嗽也不敢咳嗽一聲。那裏還敢去問他們。究竟是什麼水來了。方湘軍尙有一小部分未過完的時候。忽聞東北方有磅礴的聲響。彷彿海嘯山濤一樣。我們躲在屋子裏。非常的驚訝。遂由窗戶中向外一望。則見東北方的水。浩浩蕩蕩。奔騰而來。並遠遠的聽着東北方王家村裏的居民呼聲連天。才知道是江濱的堤潰了。但總以爲是江水衝潰的。

絕不疑是人工掘開的。幸我家因居近湖濱。故家中備有小艇一隻。我們見大水已迫屋邊。遂倉卒扶老携幼。全家登上小艇。什麼東西也不及攜帶。只帶了秋被四床。和幾件臨時需要的衣服。我家原有十九人。我的兩個妹妹。一個嫂嫂。和我的內子。因伯受丘八的害。已久寄居親戚家裏去了。此時家中連雇的兩個長工。尚有十七人。這個艇子的容積。普通祇能容十二三人。現在共坐十七人。算是大過其量了。我們當時本想即向對面的小山駛行。無奈水流太急。船上坐的人太滿。兼因深夜朦朧。恐在途中遭不測。不得已暫泊於家屋附近。的湖角裏面。於月光朦朧中。我們在船上回首一望。遙見家屋被水淹及窗戶。啦。四鄰的泥屋。均已倒塌不見了。隣人有船的。自然坐在船上去了。無船的。咧。皆躲在我家房屋的樓上去啦。夜半時。尚聽著樓上的喧聲沸騰。至將近天明。

的時候。則寂毫無聲息啦。到天大亮的時候。我們再回首一望。則見家全沒於水中了。可憐的隣人。也都葬埋於水裏啊。我們此時既傷自己無家可歸。又悼鄰人死的冤苦。全家人哭得死去活來。我們既已無家可歸。只好投往我的姑母家裏去暫行寄居。然後再圖良策。於是命長工解纜。即向該方面駛行。沿途瞧着浮尸數具。鷄犬牛羊。則不知其數。已去谷的稻草。和帶着谷的禾稈。浮通水面。眼見這個慘狀。實在令人心酸。最後我們好不容易到了岸。遂往姑媽家。該村也四周圍着是水。在此居住三天後。我即商議我的父親說。現在叔祖在漢口開着鋪店。生意很好。我們不如將家眷搬往那裏去居着爲妥。他答說。目前通處是水。由此繞至江濱。約有二十餘里。中間必有許多危險。況且這大江一帶。不知道有無軍隊梗阻。全家冒昧而行。必定凶多吉少。不如你偕同長工坐

着船。先探察一路的情形如何。然後轉來接我們。如是較為穩當。我即這命調二個長工。乘着船向大江一方面駕行。行了四里的地方。經過一個小村莊。此村名叫沙溪村。共有八九家居在一溪流邊。所受水流的衝擊。自然也很利害。再行約五里遠的地方。又經過一個村莊。水深及於窗戶。大多數的房屋也倒塌了。該村的居民均逃在附近一小土堆上。即在堆上露天燒飯。當我們過時。他遠遠的用手招我們近前去。後來有四個人搭上船來。據他們說。堆上共居着三十九人。各人所携的柴米都不多。現在雖然有幾個能泅水的人。時常泅水過去。抓點柴米過來。然此極為有限。仍是不能久持。幸這幾天未下雨。尙能勉強過身。倘若將來下雨咧。堆上既無棚子。又無樹木。那末如何能過啊。現在天幸。有先生的船過此。三十九人將有一線的生機了。我們打算往金口鎮去。

雇一隻船來接他們。此是沿途經過的重要情形。其餘比較輕點的慘狀。那是述不勝述。我們因想著堤防決口的地方。水勢必定很急。故即繞道而行。由小津港在決口的下游出大江。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才達江濱。七點鐘的時候。才到金口。於是同船的人各自散去了。我即將船寄在朋友處。同長工們搭夜班的小輪來漢。云云。尤某言罷。淚如雨下。不勝悲傷。我不知閱者諸君。看了這篇慘狀。要生如何的感想啊。

爲四縣災民涕泣而道

吳佩孚以提倡民治。見稱於時。自戰勝安福後。聲威遠鬯。一日千里。全國人士。仰之如卿雲。倚之若柱石。此次統兵赴鄂。凡我鄂人。皆抱一極大之希望。額手稱慶。以爲解我倒懸。拯我水火。繄吳氏一人是賴矣。不謂吳氏自授兩湖巡

閱使以後。醉心權利。盡反前轍。罔恤民隱。止爭地盤。湘鄂戰事。是否應以武力
解決。姑不具論。卽云不得已而用兵。亦自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足以殺敵致
果。乃乘江汎暴漲之際。挖濶江隄。淹沒四縣。縱橫數百里。盡成澤國。漂沒人民
財產。田廬牲畜禾稼。至不可以行曆算。浮屍萍聚。沃壞沙填。性命賤若蠅蠅。骨
肉葬於魚腹。哭聲載道。怨氣冲霄。極惡窮兇。慘無人理。以殘狠酷驚如王占元
所不肯爲者。該氏提倡國民大會者。竟悍然爲之毫無顧忌。是王占吳來。不但
以暴易暴。直是罪浮於桀。我鄂人吞聲茹泣。控訴無門。不得已略述慘狀。勸告
同胞。且爲我同胞正告曰。向者提倡國民大會。託詞愚民之吳佩孚。今已將銀
面具揭去矣。旅京鄂人泣啓。

吳佩孚發起廬山會議之反響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電二二三

各省各團體各報館均鑒昔袁世凱襲拿破崙第三之故智。召集國民代表會議。强迫贊成君主立憲。當時代表居心雖異。受辱則同。今事過境遷。齷齪者尤遭臭無窮。純潔者亦抱憾不已。乃吳佩孚方如法泡製。以收漁利。豈非咄咄怪事乎。吳之種種罪狀。本會業經宣佈。頃聞武漢學生聯合會寢電。言之猶爲詳盡。鄂人決開公民大會。實行自治。吳嗾薰耀南宣佈律令。集會結社者處以死刑。漢口商民擬開市民大會。吳派重兵駐紮商會。不准出入。此其剝奪民權之明證也。吳率工兵決嘉魚金口等堤。淹死鄂民三千餘人。廬舍牲畜。洗蕩一空。軍隊所至。形同土匪。強佔民房。敲詐良民。擄掠姦淫。不絕於耳。此其草菅民命。

之明證也。是彼所謂廬山會議者。託名尊重民意。實以民意爲芻狗。藉口解決國事。直視國是如兒戲。其公約第三條云。「國民會議之組織由各省議會及各法團聯合公推全權代表三人」第五條云。「由國軍會議轉推一人以圖軍保障兩會之尊嚴而爲決議案發生効力。」夫省議會及法團。不爲武人言僚之應聲蟲者。幾希。其推出之人。曷足代表國民。以軍隊包圍會議。微論代表之不得當也。即使得當。誰敢不唯諾附和。安有自由餘地。惡端一開。行見假造國民會議以組織政府者。接踵而起。墨西哥同時九總統之活劇。不難重演於中國。國際共管之說。將由謠傳而成爲事實。尙望國人主持正誼。杜絕狡謀。倘有妄充國民代表。甘作私人傀儡者。羣以公敵待之。國民二字之神聖。與仁義無異。勿使大盜負之而趨也。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長。

漢口各團聯合會轉張紹曾先生鑒。冬電敬悉。強姦民意。雄如袁世凱。已失敗於六年之前。歐戰結束以還。新潮瀾漫。國民辨別真偽之能力。日形進步。吳佩孚何人。能以假面具欺人耶。公欲取媚吳氏。乃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楊度覆轍。可為殷鑒。本會對廬山會議。業於豪日通電另行奉陳。急不擇音。即希反省。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歌。

紹曾先生鑒。昨奉本月九日復書。字裏行間。充滿命令語氣。教訓口吻。開端所謂「頃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快郵代電」。所謂「奈難緘默」似通非通。與冬電草案相彷彿。匆匆寓目。不禁為之一笑。公本武人。而腦筋複雜。則失武人本色。學政客而素性笨拙。又乏政客長技。領北庭之薪俸。充吳氏之幕賓。是否眞正國民。尙費研究。覆書云「冬電草案十四條純係個人之提議。指為吳將軍

所發「張冠李戴殊失事實」籌安會乃楊度之提議。當時稍有識者。何以輒指爲袁世凱主動。公不過楊度之續耳。早露破綻。豈容諱言。冬電之前。漢口各報所錄登者。不有「如蒙賜復。新賜電。漢口劉家花園辦公處。爲荷吳佩孚叩」之字樣乎。張一慶江電。不有「吳將軍以避嫌。故屬原動之張君紹曾發起自身通電贊成」之詞句乎。準此以觀。公得署名於冬電者。以吳氏未脫秀才酸味。遂躊躇。不肯爲瘡痏。祇肯爲劉善也。復書又云。「且十四條。不過爲會議辦法草案。毫無強人從同之意。逐細披閱。理應了解。」同人不敏。覺披閱愈詳。了解愈難。草案第十四條。雖規定有以上。如有未盡之處。儘可俟開會後。於大會「內修改之。然修改必俟開會後。則兩會議代表之名額與產生地。不已強人從同耶。其他不了解之處。同人未遑枚舉。即草案第一條。所謂此會議定名爲

廬山國是會議。取其國民眞面目。由此露出之意。亦恐無人了解矣。按廬山眞面目數字。見於蘇子瞻詩。原句云。『橫看成嶺側成峯。近遠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此係言人到廬山不易識廬山之眞面目。非言人到廬山而可露自己之眞面目也。復書又云。『至以國軍保障一條。乃爲事實上必不可少。誠以不有保障。無論有何等良善之決議。亦決難後生效力也。』此「必不可少」四字。會議須藉國軍保障。而始尊嚴。更不知根據何種學說。設不幸國軍會議議決之案。被國民會議否決。迨至覆議時。甲主維持。乙主修正。國軍加之以恫嚇。一方曰干涉會議。他方曰保障尊嚴。結果則此一人者挾兵力以左右兩會議。「不干涉會內會議一切事項」之但書等諸掩耳盜鈴。誰其信之。試問國軍會議暫擁之一人。統轄原有之軍隊乎。抑統轄各省

區之軍隊乎。統轄原有之軍隊。則力固有限。統轄各省區之軍隊。則勢所不能。何從保障決議案發生效力。試問議決一裁兵案。此一人統轄之國軍。在受約束之列乎。抑在不受約束之列乎。如在受約束之列。則已裁而各省區不裁。我將無以敵人。如不在受約束之列。則各省區裁而已不裁。人將有以疑我。又何從保障決議案發生效力。公欲解決國是。不尚誠信。而尚武力。是南轔而北轍也。覆書又云「至慮軍閥專橫一節。此發起之用意。實爲根本剷除軍閥之事。橫苟閱後能平心靜氣以研究之。當不難於了解也。」軍閥專橫。莫過於吳氏。禁止集會。誅戮異己。勒索商民。此普通軍閥之專橫狀況也。至沖。堤防。以淹沒人民之生命田廩。驟加千萬張官票。以索亂全省之金融。此爲民國以來所未有。公對於專橫若是之軍閥。承其色笑之不已。且思捧之以鞭笞全國。乃謂

用意實爲剷除軍閥之專橫。同人無論如何。平心靜氣以研究之。其不能了解如故也。况今日之不能了解者。不惟同人。自冬電抵滬。有聞之作嘔者矣。有覽之捧腹者矣。武人政客應者亦復寥寥。未始非草案似通非通之影響。張一舉江電。謂對於草案暫勿批評。豈真爲公游說哉。蓋以草案內容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想吳民聲名狼籍之後。應罵豎子敗乃公事矣。覆書又云。「學生聯合總會一舉一動關係國家未來之運數。望諸青年平矜釋躁明辨慎思勿爲一黨之傀儡。勿爲一派之肉彈。」運數之秘奧。同人向未探討。惟論事慨憑直理爲標準。不敢離真理而立異。亦不敢舍真理而苟。廬山會議。有以莠亂苗。以紫奪朱之嫌。故惟明惟慎。不矜不躁。以圖之。豪電具在。可以覆按。至於一黨之餽賂。一派之肉彈。尤爲無的。放矢勸人平矜釋躁。明辨慎思者。自昭於

使矜使躁勿辨勿思之旋渦。不亦謬乎。意者公年華垂暮。衣食無虞。至不惜犧牲一切以爲一人之傀儡與肉彈。遂誤認人情大抵如是歟。措詞懶直。統希亮察。肅此敬頌。旅安。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啓。九月十四日。

浙江各團體電

各省省議會。縣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律師公會。各團體。各報館。鈞鑒。民國十年。殺人無已。揆厥禍根。皆出軍閥。吳氏子玉於今爲烈。客歲南征。屯兵自重。受賄撤防。假言民意。王氏敗走。詭謀已逞。轉戰湘鄂。白骨滿野。掘濠灌民。慘無人道。誰非國人。誰非同胞。而子玉殺之。川人不忍。出師援經冀其覺悟。頓改前非。乃子玉猶不知悔。禍息爭反。操戈相逞。生靈塗炭。廬舍邱墟。誰非國人。誰非同胞。而子玉殺之。今復不度德不量力。妄冀盟主。高唱廬山會議。離曹獨立。

並南北而鼎峙。從此割據分裂。此起彼仆。干戈相尋。豈有已時。南北之統一無望。國勢之渙散愈甚。嗚呼。國人何辜。同胞何仇。而忍令其一至此極。於以知當時託言爲國爲民。均非廬山眞面。嘉祥等恐狼豕多逞一野心。卽著赤多造一浩劫。怡懷時局。曷勝傷心。爲此通電各省。呼籲同胞一致反對。打倒廬山會議。稍抒國是糾紛。民國前途實利賴之。浙江各法團聯合會義橋商會代表田嘉祥。粵東教育會代表童一心。湘南教育會代表虞協紹。教育會代表蔣培芳。杭鄉教育代表陳傑今。叩皓。

鄭子駿電

(銜略)謹啟。與仲仁兩先生通電。發起廬山會議。解國是於倒懸。拯斯民於水火。仁言利溥。薄海同欽。願討論研究。不厭求詳。竊有所疑。敢以奉質。夫民憲云。

者四萬萬人公意之謂非一一政客所得操縱。今之會何如哉。第四萬萬人於廬山勢有所不能。則宜選代表。其選舉之手續何如。代表一職。繫國民生死存亡。若貿然從事。視政客爲民意。會議結果。可以概見。此不解者一也。國民會議之外。曰國軍會議。國軍云者。指下級士兵乎。抑巡閱督軍乎。下級士兵之不能集合於廬山。其勢等於國民。則宜選代表。其代表之手續又何如。是否節以長官充任。姑無論爲士兵。爲長官。爲利於國。爲損於國。以民治國家之政治。取決於軍人之手。此不解者二也。仲仁先生以疏通軍閥之故。奔走蘇浙。敬與先生一再致電。盧永祥詳加解釋。其重視軍閥。可以概想。然則所謂民意者。是否即爲軍閥之意。譬如國民曰裁兵。軍閥曰添兵。國民曰負擔重矣。請減之。軍閥曰地盤少也。請益之。試問二張朱生。何所適從。或曰民意理也。軍意勢也。理懦而

勢強則會議之成效徒爲軍閥謀幸福。國民增資擔耳。此不解者三也。我今姑以此會議比諸保定天津等之軍閥會議。謂欲調和北派乎。則奉直不相能。方有決裂之兆。而奉與奉直與直閥之暗潮亦起落無定也。謂欲統一全國乎。蓋陳之態度方強。川鄂之風雲未息。廬山風景雖足動人。而希望榮載遙臨者。一二督軍政客之外。恐未必移關外近畿之駕。跋涉千里。應諸公之約。則會議何日。與會幾人。求爲軍閥會議。且不可得。安望其能商國是。利國民哉。此不解者四也。說者謂會議主動。始於吳佩孚。吳氏入鄂。決隄殃民。僅奏庸功。名譽掃地。欲借此爲修復名譽之計。抑亦左矣。吳氏而能輕權利。重民意。裁軍備戢干戈。則民自信仰。乃不此之務。昔灤督軍而不爲。今挾巡閱以自重。其自詡成功者。適爲失敗之證。爲吳氏計。坐守洛下。練兵十年。然後以民意爲從。違執中原之

牛耳。名利可兩得也。而已矣。雖然。亡羊補牢。猶未嫌遲。一張先生盛唱民治。亦既有年。豈亦爲人利用耶。此不解者五也。嗚呼。兵禍連年。天災肆至。與其爲廬山會議奔走。何不爲籌賑會奔走。與其爲廬山會議而費鉅資。何不散之於黎。則國民之拜惠多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心所謂危。何敢默然。率布區區。請聞明教。鄭子駿叩。

全國各界聯合會電

各省各團體各報館均鑒。本會於去歲十一月議決。國民大會組織大綱。申分全國國民大會委員會。省特別區蒙古西藏青海國民大會委員會。縣國民大會委員會。市鄉國民大會委員會。四種選舉。務期普及。會議力主公開。卒因政治上之障礙未除。社會上之能力有限。展轉荏苒。實現綦難。頃聞報載張紹曾

冬電張一麐江電。知有所謂廬山國是會議者。細按公約荒謬絕倫。同亂苗惡黨亂朱。不得不指敵其內容。爲國人陳之。公約第一條云「此名爲廬山國是會議。取全國國民眞面目。由此認出之意」。此舉以吳靈魂早已騰播海內。吳果光明磊落。儘可積極主張。何嫌何疑。今屬袖而已贊成之。不惟國人之眞面目。無從露出。且將個人之假面目先行。其荒謬者一也。第二條云。「國民會議之組織省議會及各法團聯合。權代表三人。但被推三人。不限于各省議會各法團之內」。直將省議法團以外之國民之選舉權。剝奪淨盡。而各省議會及各法團。不曾云之留聲機。其推舉之人。與真正國民實居於反對地位。此其荒謬者二條云「由國軍會議公推一人。以國軍保障兩會議之尊嚴而爲決選」。

效力」全係剽襲袁世凱國民代表會議之陳文。槍彈林立。叱咤相向。雖有一
二齷訕之士。亦將箝口結舌。若脂韋偃仰附腥羶膻者無論矣。此其荒謬者三
也。總之國民會議應由國民自動。非武夫所可強姦。亦非政客所可假借。吳佩
孚既取締鄂人自動之武昌公民大會及漢口市民大會。而提倡國民會議。司
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彼張紹曾者楊度之化身。張一麐者顧鰲之流亞耳。吾儕
國民回溯往事。遺憾在胸。詎堪再被少數武夫政客之强姦假借而不思抵抗
乎。卽祈國人本奮闘之精神。爲堅決之表示。勿聽省議會及法團盲從。對於觀
觀代表者。予以嚴重之裁判。否則陰霾徧伏。亂象環生。武夫政客之利害如何。
固自作自受。而吾儕國民坐尸其罪。始悔噬睛莫及。亦已晚矣。全國各界聯合
會歌。

各省各團體各報館均鑒吳佩孚冀利用廬山會議以擴張個人勢力。屬張紹曾發起而已則贊成其草案。荒謬絕倫。本會業於歌日電斥頃聞報載。吳佩孚等佳電足令人齒冷。聯名者乃陳光遠蕭耀南劉承恩楊慶鑒杜錫珪孫傳芳杜錫鈞除耀南爲其心腹外餘皆隨聲附和。劉承恩係張作霖之走狗。孫傳芳係王占元之私人。尤與吳氏同床異夢。吳氏既知水火疫癘民命不堪。何以冲決隄防。殘斃無辜。既知兵戈陡起。荼毒吾民。何以窮追湘軍。勒索餉需。既知國民大會之倡。疊花難現。證果未實。何以禁止武昌之國民大會及漢口之市民大會。口堯舜而行盜跖。猶欲假美十三州會議之前例以自重。剽竊名詞。顛倒黑白。莫此爲甚。以吳之矛攻吳之盾。責無旁貸。是用摘奸揭伏。誓與國人共棄之。全國各界聯合會草。

上海學生聯合會電

各省各團體各報館均鑒。比者張紹曾仰承吳佩孚意旨。發起廬山國是會議。閱其通電草案。不勝駭異。國民會議應如何慎選代表。公開討論。方能名稱其實。乃草案所謂由各省省議會及各法團聯合會公推全權代表三人。不曾採納。省議會及法團以外人民之公權。所謂以國軍維持兩會議之尊嚴。不啻箝制赴會代表之口舌。夫省議會及法團推出之代表。不外武人官僚之玩弄物。而况臨之以軍隊。劫之以槍刃乎。此豈維以己意代民意。以己是代國是。直欲將己意而强名之曰民意。將己是而强名之曰國是。既增政治糾紛。復淆中外耳目。焉蒙虎皮。害胡有底。務望國人嚴重監視。勿使實現。羅蘭夫人云。自由自由。天下之罪惡皆將假汝以行。民國四年袁氏曾假國民二字以行罪惡。回溯

前塵。嗟。濟無及。本會雅不願國民二字重被吳佩孚玷辱。特掬愚忱。統維亮采。
上海學生聯合會庚。

留日學生救國團電

各省各報館轉各團體鈞鑒。民國肇建。十稔於茲。內亂紛糾。了無甯日。擾民康。因。實由武人政客官僚三者狼狽爲奸所致。而武人怙惡尤甚。曩者要福禍國。神人共憤。吳佩孚乘人心厭亂之際。由湘撤師退直。不數日安福崩裂。吳遂貪天之功。以爲己有。會其時民治潮流日急。吳遂假召集國民大會爲名。冀博全國國民之好感。而卒之舉措皆虛。迨洛陽會議。吳復僞誓於衆。以不作督軍爲言。乃不久成憤事件發生。吳遂陰謀妥洽。冀得河南督軍地位。徒以奉張作梗。知不得逞。復反攻成。致成自殺。不數月湘鄂戰起。厭亂之衆。冀吳來蘇。謂可從。

此實行。鄂省自治。誰知吳據鄂以後。邇布疑局。遠北庭兩湖巡閱命令。吳猶繼
趙而行。乃陰賄買海軍。遂得岳州。至此時假面具乃盡揭破於國民不前。吳續
攻擊四起。未易更進。乃又出其昔日欺騙國民之故技。發起廬山會議。自知失
信國民。不足以發號召。於是慾愚軍人。而兼政客之張紹曾。出名通電。已乃退
居附從之列。由此以觀。我國年來多事。吳實爲搆禍之媒。須知國家不患有真
小人。而患有僞君子。眞小人作惡。易於覺察防範。僞君子作惡。覺察既難。防範
尤難。吳佩孚實以僞君子。鞭笞眞小人者也。國事焉得而不敗壞。徵之往事。屢
歷可指。願國人早自覺悟。幸勿妄聽浮言。盲從邪議。國家幸甚。留日學生救國
團庚。

改造湖北同志會電

各報館轉各省各團體鑒。吳佩孚蒞鄂以後。掘堤殃民。湖水湯湯。白骨墜墮。見者爲之酸鼻。聞者爲之寒心。果其暗嗚叱咤。欲帝則帝。欲王則王。尚不失梟雄本色。乃對於鄂人自動之公民大會市民大會。必嗾使軍隊取締。對於僞造民意之廬山會議。必嗾使部曲提倡。張紹曾張一廢陽稱解決國是。陰圖攫奪政權。其所擬草案。無非爲吸收政客挾制會場地步。業經各團體揭破詭謀。毋庸贅舉。惟通電有略倣美國十三州會議一語。尤爲不倫不類。美國十三州會議。係力爭獨立自由者推舉代表組織而成。並不容英國命官參與。而非由調和派操縱。彼聲明知牽強附會。不足以欺罔中外人士。一則曰某爲避嫌。再則曰暫勿批評。忸怩惶恐。醜態畢露。務望國人共效牛渚鱉犀。毋使豎子得志。倘有不顧公論。妄充代表者。準備鏑鼎以象其奸。是非所在。理亂攸關。用抑懲。枕戈

曉明教改造湖北同志會書

贛民自治促進會電

南昌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學生聯合會各報館均鑒頃閱報載張紹曾張一麐主開廬山國是會議冬江二電中有對於草案暫勿批評之語。本會以該電與吳佩孚昔年假用開國民大會之說如出一轍原可曲如其意不必批評。旋見國人加以批評者甚多幾成爲一問題重以廬山爲吾贛名勝蓮社吟經靈運屏淨土之外鹿洞講學紫陽嚴漢賊之分何等清華猶存遺範豈客賢子潤我名區至會內需用一切設備由所在地方長官預備之尤爲無端加數人以一重負。以是之故。本會特開幹評聯合會公開討論。僉以該電所陳無異美佩孚惑電而江電且證明吳爲避嫌。張紹曾發起張又辨據引漢口各電

聯合會以自重。策劃國家大計。乃出以狃控之態。展轉製造。以掩人目。則其所謂以國軍保障兩會之尊嚴者。何嘗不可爲公民包围國會之舉。仰軍閥鼻息。謂國民頭銜。此大不可者一也。該電推原屬階。謂自法系紊亂。則對症發藥。應以恢復法系爲要。而廬山國是會議。究根據何種法系而來。旣非出諸民意。又非本諸法律。則凡擁有一部分特殊之武力者。皆可尤而效之。將使國人無可遁。或且使徐州會議天津會議諸怪劇。不難重演。此大不可者又一也。更按草案十四條。亦復批縷百出。如第二條。曰屬於中央各師旅。無論所謂中央者。是南是北。必有一焉。爲其承認者可知。然第四條又曰。以統一政府成立爲限。是又否認現在之政府矣。第五六兩條。一則曰十月十日開會。一則曰太平洋會議之全權代表。由國民會議推定之。以其統一政府尙未成立時之代表。述

聖列邦承認已足令人捧腹。而距太平洋開會之期僅一月。即使能於開會後三日內推定代表。亦非乘機不能追及。欺罔國人。兒戲國事。竟至此極。其餘各條。等諸自鄙。惟第一條援引蘇詩。以高談國是之文。而纖巧乃如小家作品。且失蘇詩原意。無怪其不識廬山真面目。蘇子有知。山神有靈。當不僅爲本會所呵斥矣。特恐鄉人或惑其說。或懾其威。而有派出代表之舉。故爲文以祓除之。冀還賴民自治促進會。

舊國會議員電

(衝略)國會蒙塵。奄在南服。一息尚存。正統未絕。武人畔亂。勢已弩末。官僚政客。尙肆撫屬。近復乖隙。崇及廬山。依附軍閥。强奸民意。妄稱會議。以欺全國。實謀割據。以擴地盤。自治萌芽。從茲斬絕。三角紛爭。禍將益烈。是猶揚湯而曰止。

沸。人民易舉公理難昧。海內明達。當有定評。清議所在。自孚衆允。麻園急逕。見陷羣黎。邦人君子。共賜昭鑒。國會議員枕辛齋等八十四人支叩。

湖北省總監蔣作賓電

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北京暨各報館各省省議會總司令省長督軍都統護軍使鎮守使轉全國父老昆季諸姑姊妹均蒙頤閱漢湘各報載有吳佩孚授意其幕僚仿美國十三州會議故事。發起廬山國是會議。高標國民會議國軍會議兩公約。以解決國事之糾紛。通訊地點。指定吳氏幕僚辦公處之漢口劉家花園。吳氏通電贊成之。吾儕小民。呻吟匍匐。軍閥馬曉刀劍之下者。十年於茲矣。吳氏以新軍閥資格。毅然提倡和平。消除戰禍。是吾民求之十年而不得者。忽焉獲之於一朝。喜可知也。雖然。吾民不愛和平。則已。苟愛和平。必當審慎周

詳以求。真正和平與永久和平之實現，倘非其人。非其時。非其名。非其事。甚矣。然一時之倖。一時和平聲浪。即不辨真僞。蠭赴盲從。如飢者易食。渴者易飲。其不爲大奸慝之所欺也。幾希。謹申言之。

曷謂非其人。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此古今通義也。吳氏何人。論其立場。自等曹氏之家。固論其品節。實爲徐氏之叛將。徐氏非法擅位。吳氏忽斥爲布衣先生。忽稱爲我大總統。北庭土崩瓦解。吳氏忽借中央名義說統一。忽爲曹氏個人攫地盤。跡其行事。實無一事足爲盡忠民國之保證。如主張國民大會變。變初志也。如宣言不爲督軍反爲巡閱也。如洛陽練兵對外。反以對內也。如坐視蒙疆失陷。反爭陝西也。如慘恿成憲獨立。反加擊破也。隨舉一事。何一不死。弄國民。何一非盜名欺世。今又欲以朝三暮四之術。其陰賊險狠之謀。一面

耀武揚威。殘死湘鄂之同胞。一面巧借會議。圖買國人之好感。成則彼一人居其功。敗則全國民受其禍。我民國如再墮其術中。適足表現國民判斷力之薄弱耳。

易謂非其時。一曰太遲。一曰太早。太遲者。何當武宜兵變。鄂人奔赴洛陽求援之日。此應爲吳氏贊成和平會議之第一期。鄂起奮鬥。湘軍援鄂。王逆反抗。官兵刃未接之際。此應爲吳氏贊成和平會議之第二期。王逆敗走京津。湘鄂大老。繪陳鄂蕭。紛紛電請湘軍停戰。巡閱督軍僞命初下之時。此應爲吳氏贊成和平會議之第三期。乃吳氏於彼時則極力主戰。不惜犧牲數萬人之生命財產。以博個人之威名榮寵。如汀泗橋邊之兩軍相斫。岳陽居民之橫遭砲擊。金口牌洲之決堤淹沒。其殘死以數萬計。其損失以數萬萬計。獨非吾中國民族之

同胞乎。稍有人心。豈忍出此。大欲既遂。和聲始出。此所謂歛其父兄。然後再言孝弟。殺其子弟。然後再言慈友。論者謂吳佩孚擊破湘鄂聯軍。而後贊成民治。與袁世凱先破武漢民軍。而後宣布共和。同出一轍。信不謬也。此太遲之說也。太早者何。軍閥勢力伸張之際。決不容真民意有產生之機會。吳佩孚氣燄方張。縱令開會言和。民意終屈伏於武力。非俟各省自治完成之後。真民意決無一絲生機。此又太早之說也。

曷謂非其名。民國十稔。變亂相循。良由軍閥攬權。法紀破壞。名爲共和。實則專制。憂時之士。知非根據約法主權在民之旨。不足以救國。於是有所謂省民自治也。聯省自治也。省憲建國也。皆爲今日救時之良劑。亦即國人公認之名詞。乃吳氏私人發起會議。獨以國是定名。此由中央集權。武力統一之舊腦筋。絕

對不證實之存在。在此不令者一。公約連篇累牘。諱莫如深。絕對不允自治二字之出現。此不合者二。廬山真面目。此不過詩人假託之神話。國民真面目能否出現。全在脫離軍閥勢力範圍以外與否。非廬山所能使爲真假也。廬山下之陳光遠違反民意。助吳以攻湘鄂自治軍。是其明證。此不合者三。吾人爲國家計。安全。但求精神之純潔。本不在名義之堂皇。然名不正則言不順。若彷彿既不鮮明。名目復多含混。則集會爲何所議。何事。事前漫無界說。臨時更無標準。一日提出議案。軍閥心目中之國。是未必即爲吾民心目中之國。是難決則有害吾民之福利。否決則難逃公約第五條之壓迫。顧名思義。危險實多。吾國民誰勿注意及之。

吾謂非其實。中國病根。全在武人干涉。而尤在武人假造民意以干涉。如民羣

三年之約法會議。洪憲時代之國民請願會。民國六年之公民請願團。是皆假
造民意者也。又加張勳之徐州會議。段氏之督軍圓會議。本年三巡閱之天津
會議。是純以軍閥爲主體者也。今茲廬山之會。獨合國民軍治諸一爐。同時同
地特開會議。實爲民國以來之創舉。且稱係模仿美國十三州會議情形。國人
觀聽。爲之一新。乃考美州會議之組織與內容。殊大不類。返觀吾國。無論何種
會議。多一次會議。即多一次紛擾。其故何哉。蓋無論何種會議。皆以軍閥爲主
體。真正民意。無論如何不能表現。即所謂國民會議。亦仍受軍閥之支配。觀各
省省議會。農工商教育各部。如不承軍閥之意旨。誰能獲得未當之選舉權。誰
敢議決正當之法律案。又試觀廬山會議公約。其議員之產生與集合法案之
表決與成立。果有異於其他之國民會議乎。其國軍會議。能不爲軍閥擡槓。固其

特殊勢力乎。况兩會議之尊嚴。與決議案之效力。又由國軍會議推舉軍閥一人。統率國軍爲之保障。議決之件。皆神聖不可侵犯。怯弱之國民。敢自發表其良心上之主張否。此中黑幕。不揭自明。我國民一細思之。能勿汗下。

綜之吾民之希望和平會議。以得和平之解决。當更甚於軍閥。軍閥果能開墾其高壓政策。與吾民以發廸自治之機會。吾民方歡迎之不暇。豈敢爲吹毛求疵之談。若外假實泛之美名。內懷盜竊之詭計。是其所是。而讓其所譏。吾民其將若之何。敢布所疑。諸惟明察。湖北臨時省總監蔣作賓叩陽印。

川湘鄂三省公民電

天不厭亂。王氏禍鄂。湘鄂興師討賊。吳佩孚竟乘危竊位。不惜以直魯精銳。換取岳州寸土。近忽慳悟。伊數年來欺詐騙得之民意。突隨戰略中擴放三堤之

繩水同歸於大海。乃異想天開。竟欲以廬山會議。挽回已去之人心。試問專桂川浙滇黔是否除外乎。若果除外。仍難統一。不除外誰肯服從吳氏私人之命。再試問鄂不駐外兵及許鄂自治二款。預會諸君能担保不能乎。總之時至今日。民怨沸騰。猶欲以玉帛化干戈。其計可謂奸毒極矣。須知有吳佩孚則無真民治。欲達真民治。則必先除吳佩孚。廬山會議。其實爲無聊政客及橫暴軍人伸張權勢。鞏固地盤耳。對我國民。有何益哉。同人等素愛和平。非不欲即日有和議之實現。然對於此等兒戲之會議。實無承認之價值。懸途如此。謹以奉聞。公民彭光武賴貴釗易蔭岐劉淇華秉言劉輔民童霖吳楨等叩。電

江蘇自治期成會電

各報館均鑒。王逆禪鄂湘師赴援。此於義於理。兩不容辭者也。乃吳佩孚利隸。

薰心竟師漁人故智。不惜重大犧牲。攫取湘岳寸土。其最慘且毒者。灌水作鱉。魚鶴生靈。種種無人道之舉動。雖古之大姦大盜。亦不忍出此。吳佩孚誠猶無不食者也。刻下吳氏大功雖慶告成。而聲譽實已掃地。自知大錯難成。無可見於諒公論。遂想入非非。發起廬山會議。蓋此會議果爲和平果爲自治果爲解征服之湘鄂還諸湘鄂而組。吾等亦深盼此會議之早成。竊慮吳之意斷不在此。無非欲彌蓋前愆。掩飾天下。勾結政系。鞏固地盤。此會果成事實。不但置兩湖人民於刀俎之上。恐大局益形崩裂。不堪收拾。謹貢數行。願愛國同胞急起直追。打破奸謀。還我兩湖。則中國前途幸甚。自治前途幸甚。江蘇自治期成會。李鎧張大剛程昌鼎徐定中李堯夫金試沙龜袁祺陳錦鍾謝祿士等灰叩。

上海自治策進會電

民國草創。五載於茲。軍閥肆橫。幾無寧日。而今人心厭亂。困極思伸。眞正民意。乃稍稍發現。不意當此萌芽。有所謂廬山會議者。鼓動於吾人耳目間。其所持。於號召者。曰求國家統一也。曰求以真民意解決國是也。以真民意解決國是。成統一之局。固爲吾人所殷殷屬望者。雖然。所謂廬山會議。果真能解決如此重大之間題乎。果真能代表真正民意乎。前項吾人可不論。因能力問題。果可以努力强成之。而後項則爲一切之根本。吾人不得不加以鄭重之討論。夫廬山會議者。雖爲張紹曾所通電。吳佩孚實主持之。吳佩孚爲最能投機之野心軍閥。彼睹國內民治流潮之日激。以爲欲鞏固自己之地位。發展自己勢力。攝能號召民衆者。厥惟民意二字。彼得此絕好之機會。乃狂呼大吶。一若吳氏第確能忠心於人民。爲公衆去疾苦者。雖然。以決隄灌民之吳佩孚。而能爲民衆。

謀福利者。則三尺童子亦能識其奸僞。吾等承認廬山會議。爲強姦民意之吳氏黨徒會議。而非伸張民意之人民代表會議。將見人民經此會議而愈見困苦。而吳氏則將藉此會議而橫行全國。我至可尊貴之民意。當此成長之初。即遭彼狡詐者强姦。不將陷於病態。而阻礙其發生。國人乎。我等果欲保持民意之純潔。而不爲彼暴徒所姦者。則請揭發其奸嚴詞以抗。上海自治策進會真。

江西旅滬同鄉會電

漢口各團聯合會轉張紹曾先生鑒。冬電奉悉。固是紛糾。固宜解決。惟近來利用國民之名義。以行私人之意志者。實已屢見不鮮。今台端提倡之廬山會議。實質如何。公論具在。惟其中頗多偏陂之見。倘且暫勿置議。但就其與贛省道

接有害者言之。如四條由國軍會議暫推一人。以國軍保障兩會議之尊嚴。而爲決議案發生效力。此條隱有以武力迫行議案之作用。江西既爲會議所在。即連帶而成武力策源之地。江西地瘠民貧。於軍事方面。既不資爲憑藉。於人民方面。再不堪受是項痛苦。又第十一條大會議時需用一切之設備。由所在地方長官預備之。此條明加贛省以供給會議之責任。蓋贛省長官日所營求。惟私囊是飽。則會議所需。不必說取之人民。而人民必無可逃避。以江西現在財政計。金庫券軍用票短期公債等。已彙聚難數。而本年荒象復已重大。何能再供此特別需求。先生苟有軫念全國之熱忱。曷不爲贛省顧慮。若認爲有召集之必要。請另擇地點。如蛇山黃鶴樓龜山晴川閣。皆可爲代表聚集所。其地當南北之交。又爲吳軍大隊所在。指揮更易。本會非敢以鄰爲壑。實爲急不暇

擇之言。請熟籌之。江西旅滬同鄉會叩巧。

盧永祥電

張敬與先生。庚電敬悉。前奉冬電。莊誦再三。謀解決時局之良方。誠以萬事大變。付潮流之微意。卓見苦心。良所欽佩。而弟未敢冒然從事者。誠以茲事體大審慎。顧慮不厭周詳。茲就傳聞所播。約有疑問之點。三願與高明商榷及之。(一)組織第三政府之說也。年來政治之不良。政府誠不能辭其責。然南北分立。實肇爭端。方日謀統一之不暇。倘更有第三政府之組織。恐不免一國三公之嫌。且將有治絲益棼之虞。此不可不明白解釋者一也。(二)有黨派主持體也。過年時局紛擾。大抵皆由黨派意見不一所致。際此時局難解。正宜融洽各方意見。俾識一致。倘仍有黨系主持。恐無以消競爭之隙。此不可不明白解釋者二也。

一也。(二)別有作用之說也。息爭解紛既以解決時局爲標題。當然無絲毫偏私之見。偷或見言於此。而黨主於彼。恐所期之的未達。而反攻者已乘於後。此不可不明白解釋者又一也。以上各端。雖不免纏繩過處。然慎終於始。謀定後成。一得之愚。尚望詳察。爲盼。盧永祥蒸印。

萬急。漢口張敬輿先生。鑒文電敬悉。承教甚暢。惟於蒸電懷疑之點。仍有所未盡。茲再重申言之。第三政府之說。乃冬電有微著之意。非故抑此說也。查辦法草案第四條內載會議推定之人。任期以統一政府成立爲限等語。夫旣曰俟統一政府成立矣。其必有第三政府之組織可知。且此次電云。正所以防非法。第三政府出現。是已明明心目中有一第三政府。而姑先發以抵制之意在言外。當可以不煩言而解。黨累操縱之說。民國以來。幾次變亂。何一無黨派關係。

乘機利用。無可諱言。愚意由各派之醞悟。而集議折中。則可。由片面之主持。而號召附和。則不可。蓋既有主張。自不能無所向背。一有依違。即操縱之隙開矣。故不惜一再及之。至東南各省。既經通電。當各有意見自述。似無由敝處轉達之必要也。此復。卽希亮察爲荷。虛子嘉。孫印。

輿論包圍之吳佩孚

吳佩孚援誰的鄂

(民國日報)

吳佩孚一面說不贊成以別省之兵驅除其督軍。一面又用大兵去維持別所反對的督軍。這種「言行不一」的行動。除掉吳將軍。別人那哩配。

別省人要去他的害。如不贊成。竟可置之不問。犯不着去助紂爲虐。贊助別省人所不贊助的呀。援鄂總司令。是援誰的鄂。援鄂人的鄂。吳將軍既不贊成。那麼他所援的。一定不是鄂人的鄂。一定是王占元的鄂。何不簡直了當是說援王呢。

吳將軍的心曲。我知道了。以別省之兵驅除其督軍。是他所反對的。以自己之

兵。去代別省做督軍。當然是贊成的了。怪道他要援鄂呢。

痛斥吳佩孚之外論

(《字林報》)

字林報二十六日社論略云。近日西報通信員多論民吳佩孚事。吳在今日。確爲一時代的人物。自推倒安福派之後。中國人民皆注意其行動。以爲中國人權利之擁護者。即屬吳氏。彼或真能摧毁督軍制度。以救中國。然自湘鄂戰事起後。對吳之輿論即一變。向之類爲中國之救主者。今乃疑之斥之。無異於其他之武人焉。吾人欲求厥故。絕非難事。蓋吳氏直至最近以前。問大唱反對督軍制之論者。自言願見此制之廢除。且言論無如何。彼自己决不作督軍。顧自驅走王占元之後。則公然受北京政府兩湖巡閱使之任命。又不顧輿論反對。置其心腹蕭耀南於鄂督一席。中國人民乃恍然曰。吳佩孚之不要督軍。固出

於誠意。彼乃要一起出督軍以上之督軍。而以湘鄂兩省督軍歸其轄制耳。於此有一層堪注意者。即北京政府似在漸次恢復滿清時代之政制。前清時設一兩湖總督現統轄湘鄂兩省兩省之巡撫。均爲其屬官。今吳佩孚之巡閱使與總督名異而實同。張作霖之東三省巡閱使。實即前清之東三省總督。曹錕之直魯豫巡閱使。亦即前清之直隸總督。夫總督與巡閱使。本皆爲駢枝之官職。不過爲北京位置私人之地。吳佩孚而承受兩湖巡閱使。宜其名譽掃地矣。就此次戰事而言。確係督戰。非以前數役之「紙上談兵」可比。猶在華人心目中軍事光榮殊不足道。所重在其人之品格。即如曹操在歷史上戰績卓著。然以其奸謫不道。至今爲社會中所唾罵。吳佩孚果欲恢復其已失之令名者。則必表示其若干建設的高尚行爲。如諸葛亮然不但精於韜略。並爲一政治大

家吳對本報記者，最近尚有廬山會議之說。然中國人民對於此等會議已有經驗。如論此之保定會議有何結果可言。故吳之廬山會議。如果實行。中國人民惟有以懷疑心對之而已。

爲贊美吳佩孚者告

（新嘉坡新華民日報）

吳佩孚決陽水以灌湘鄂人民。以武力攻下岳州。實行其別有作用之廬山會議計劃。醜態畢露。譖爲萬惡之魔。誰曰不宣。乃一變爲北庭喉舌者。特爲嘉許之。以爲「中國得吳將軍三數人。時局不難立定」。嗟夫。彼輩希鑿吳佩孚。猶其當日希鑿段祺瑞。今段氏失敗。彼又欲製造第二之段祺瑞矣。言論變所深悟焉。

吳佩孚揭開面具

（電）（新嘉坡新華民日報）

原
稿
缺

原
稿
缺

還要聽聽消息。但是決牌州水堤。淹沒百里。牌州水漲百里內的人民。又是怎麼樣。唉。吳秀才看熟了一回三國志。牌州水漲百里內的性命財產竟被他衝去了。我不免爲着當地的人民叫屈。這樣的戰術。是現世還用得着的嗎。不是剿除毒害人類的異類。這樣殘絕人道的野蠻戰術。是硬要用的嗎。照這樣來看。吳佩孚就是鄂省人民的洪水猛獸。就要不認吳佩孚是人類。

德國威廉第二和協約國戰爭。威廉第二到底失敗。吳佩孚是甚麼。不過直系底下一個頭目。他能夠知機。不逆民治的潮流。革面洗心。或者還不致受國民的抨擊。現在既然妄想兩湖巡閱使的僞職。使鄂省受王占元魚肉殘餘的鄂民。再做他的魚籃。恐怕鄂民反抗王占元的力量。馬上就施展出來。各省爲鄂省抱不平的同胞。亦斷沒有坐視殘絕人道的吳佩孚。在武漢施威逞霸的呢。

「師直則壯。節曲則老」吳佩孚的失敗。真是「不待着」的了。

吳

湘鄂戰事發現後。安駐洛陽底智多星吳佩孚。因地位之關係。及兵力之維竟成了舉足重輕人物。北洋督軍。近且推吳爲援鄂聯軍總司令。北廷正欲借重吳將軍。斷不答應。吳氏總可算「福星照命」了。

吳氏率兵入鄂。是助王。抑助趙。尚不可知。但無論助王占元打湘軍。或助湘軍打王占元。結果都不利於王。却是最顯明底。吳氏覬覦鄂省地盤數年。容易機會到來。甯有不乘勢攫取。以展其懷抱底道理。外間說吳氏態度不明。不知這正是吳氏用兵妙訣。因爲「態度不明」。方足以取重南北。不動聲色。過人之智。吳氏所以有今日者。蓋即善用此操縱手段底效果。

不過吳氏雖乖覺還有更利害底張 在實發現應征蒙軍已預備未嘗不是看破吳氏壞處那麼吳氏底運行能否不覺打擊。實難預料呢。

湘鄂戰聲中之吳佩孚

民國日報

湘鄂戰事不久實現。在這將實現未實現中，兩方。趙炎。李玉占元底心上。印現出一個人影來。這人是誰。直系督多星吳佩孚是也。

各方面消息。有說王占元向吳佩孚告急的。有說吳佩孚將助湘攻鄂的。總之。吳佩孚。湘。有了這種機會在面前。不論用何手法。也是活動定的。他是個「憑督軍而不爲」的。圖相文底聲望資格。那一件比得上。他却居然做了陝西督軍。吳佩孚非但不爭。並且竭力帮忙。這種豁達大度。誰人能及。也算。算是有心人。能舉陝西以聽。吳於是做陝西督軍的是。圖督閣的是吳。吳的實

權，不減於督。吳底地位，高過於督了。

用這方法再進行着。求多幾省像陝西。多幾個督軍像閻相文。自己依然做個師長居天下之中。指揮號令着。不要說督軍等於偏裨。便是遼闊統略。也要仰他鼻息。等到那時。纔是「有志竟成」的吳佩孚。他如何肯俯受督軍。誤了這一生大事呢。不做督軍的目的在此。

湖北却比別處不同。長江底中樞首義的名都。黎元洪發祥之地。連遼通流的王占元。也憑恃形勢。做到巡閱使。像這種有味的省分底督軍。吳佩孚或者順屈尊一就。也未可知。至於以前說過的話。到了利害關頭。原是不必顧的。只要有幾個湖北人出來遞個帖子。便可說願。「姑從衆意暫綰兵符」咧。

王占元是早晚要倒的。籠牠向誰求援。不成問題。湘軍這回繼粵軍援桂之後。

突起援鄂。名正言順的湖北人請願懲王不成。曾有過「以後作秦庭之哭」的真話。可見湘軍援鄂是鄂人所渴望的。開宗明義如此。冠冕堂皇。這一篇文章。應該好起好收。你看粵軍援桂以後。一切都預備妥還桂人。着了一個非湖北人進來。管湖北軍政。恐怕對不住湖北人吧。這是顧湘軍注意的。至於湖北人。在這時間中。當然能覺悟到這一點。我只張著眼看罷了。

吳大將軍努力

(民國日報)

不可一世的吳大將軍。忽然先請湘軍停戰言和。雙方主張本來不能相容的。那議和的出發點和終點。吳佩孚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這時候言和。我不知道怎樣言法。所以一開談判便決裂了。

你以為張作霖看你這樣「志高氣揚」。不來干涉而發酸化麼。一個直。一個奉。

「物以類聚」「情切同憲」必來助你一臂。這種人情吳大將軍雖難得。「恐怕不能是那麼二十四日的和議。簡直是吳將軍表示弱點表示不願傷殘戰士失了他爭奪地盤的本龍囉。」

南晚戰爭吳將軍不能說他不賣力。但是聯系坐享其成。還是他最憤恨的事。這一天不要說吳氏未必能勝利。縱然勝了「還有黃雀」吳大將軍年年替張作霜「載馳載驅」那忠心真在張景惠等之上了。吳將軍努力。

吳肅敢犯衆怒麼

(民國日報)

吳佩孚蕭耀南宋湘鄂軍驅王底時候。搶了湖北地盤坐收漁人之利論理這種落井下石底手段施之北洋系同袍底王占元也未免於萬人道德上有損。不料現更借甚麼遼闊使督軍底鄂軍都要逐出鄂境外。

以遂直系包辦湖北底野心。兩年來高談「民意」底愛國軍人。總算自己將假面具揭破了。不然一部分迷信吳氏底人。不知還要被欺騙到甚麼時候呢。

吳氏現在正式對湘鄂軍下總攻擊令了一班人震於吳氏底虛譽及直軍底聲勢。不免替湘鄂軍危懼。其實我們看來是毫不足畏。湘鄂軍並且可得最後底勝利。吳佩孚向來能得一部分底同情。因為他表面上能說愛句好看話。現在的吳氏和以前的吳氏已經判若兩人了。他擎那北廷底巡閱督軍頭。幾個烏合底直軍。要想同主張正義及自決底湘鄂軍抗。恐怕安福系底覆轍却輪到直系自身呢。

我敢正告湘鄂軍幾句。你們既願作民治旗下底犧牲者。將殺盡凶橫底王占元趕走了。那麼就要本此精神。努力進行。不要被強權所軟化。同情援助底正

多。那乘火打劫底快要離失敗不遠了。

袁世凱的衣鉢

（民國日報）

人們以爲袁世凱死了。他的衣鉢失傳。再沒有人能彀「薪盡火傳」了。誰知這個衣鉢竟傳到吳大將軍的手裏呢。

袁世凱在漢口打了勝仗。便停戰言和。溥儀退位。造成他一個總理大臣傳式的總統。吳大將軍呢。現在抄襲他一段老文章。袁世凱火燒漢口鎮。吳佩孚要破壞火鋪堤。袁世凱得了龜山岡和議。吳佩孚大約也要攻陷羊樓司再講和。但是有一道。世袁凱這麼一來。溥儀便走了。吳佩孚這麼一來。別的不說。這位徐博士肯不肯退位。那號要看他怎樣實驗袁世凱的衣鉢了。

從各方面看起來。處處都是袁世凱的老文章。所缺少而不圖的就是袁世凱

並沒有主張開國民大會啊。

言不願行

(民國日報)

北京政府現在對內對外究竟還有可靠的步調否。統一麼？他內部先有什麼府院的意見和平麼？他始而要王白元糜爛湖北。現在又聲應吳大將軍打自治軍。人說他處處言不願行。我說也許是他們一種自以為是的妙計。

不懂湖北而供給武人去支配。這都是迂活最奇怪的。新翼青竟忘却吳大將軍從前「力主和平」「裁兵效國」「國民大會」種種策略。吳固然健忘。堂堂總理總該有些紀憶力吧。你不糾正他，害得吳大將軍也是吾不願行。你一面談統一。一面肇分裂。他也一面談裁兵。一面太招兵。你一面談和平。一面助陸助王。他也一面在那裏嚷國民大會。一面強迫鄂人不許自治。反正大家都是

「口不應心。」何妨大家串一個騙局呢。然吳大將軍是有目的的。所以落一個言行不符的名聲。也很合算。斬呢。言行不符。難道是同一種步調麼。這就不可解了。

呂佩孚決水殺人民的罪惡

（民國日報）

戰的原則是要消失敵人底戰鬥力。使敵人不能抵抗。達到自己所要到的目的。不是要殺人。「計首級論功」是未開化時代部落間戰爭的辦法。現在若有人依舊守着這慘毒習慣。大家都會指他是人道之敵了。俘虜是已經失了戰鬥力的。所以獲得的俘虜。除防止其危害行為外。照例要加以優待。若有人將獲得的俘虜殺了。或加以別種慘毒的待遇。大家也會指他是人道之敵了。

大家看現在的吳佩孚怎樣。

吳佩孚打湘鄂自治軍，順逆曲直，且一概不管。單看他一種懷毒無人道的行爲，他還不是人道之敵嗎？他在戰線上爭勝負的是湘鄂自治軍。他封湘鄂自治軍下毒手，且不去管。嘉魚蒲圻等處的人民，不是和他在戰線上爭勝負的？不是敵軍也不是俘虜。吳佩孚現在竟用不應待俘虜的手段，來待這幾處人民。他所用手段是決開堤岸，將江水向裏一冲，使蒲圻嘉魚等處的人民田廬墳墓沖一個空頭。他巡閱使底威風，這種旁及無辜的罪孽真使人聽見了酸鼻淚。『一將功成萬骨枯。』吳佩孚這次要成功，骨枯還數得清嗎？

將王占元來作比。宜武昌兩次兵變，燒殺搶掠，生命財產損失不小。因此湘鄂人把王占元深惡痛疾。定要肅清他。因此全國人民也深恨痛疾王占元。希望

帮助鄂人尊王成功。現在吳佩孚沿江掘堤放水倒灌。漫沒的區域比武昌宜昌兩重城內被焚却的漂沒的生命財產比武昌宜昌所損失的何止倍蓰。坐食財政是一樣的。未必宜昌武昌的比嘉魚蒲圻等處的貴鄂人不單是鄂人。又何至對王明白對吳糊塗。這種賬是該向吳佩孚算的。

吳佩孚必敗

(民國日報)

吳佩孚是否已佔領岳州。尙未十分證實。但即使真已佔領。也決不能視爲吳之成功。不但如此。即使吳再由岳州前進。而長沙而衡陽。一如民國七年的情狀也。何能會收最後的勝利。吳氏此次。幾傾全力以壓湘軍。利在速戰。弱其不能持久。及更無後援。亦即此可見。况吳氏愈得一時之捷。即愈激湘人之怒。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果使湘人收拾精銳誓死反攻。即已足顛覆吳氏而有

餘何況湖軍東下宜昌。聯軍又自桂林進援呢。

以上還只就軍事上研究。其更關重要者則爲人心。人心既去。武力適爲虛亡之媒。吳佩孚即使佔領岳州。也只是燭火底回光罷了。

舉棋不定之吳佩孚

(商報)

驅主而後鄂局雖變而實未變。蓋湘鄂聯軍志在聯省自治。廢巡去督。而吳肅則新奪北廷之命。方且做巡閱督軍之迷夢。則昔日同謀驅王之湘直。主是而利害衝突之勢。或出於一戰。殆可預必。然吳蕭始而言和。繼而主戰。繼而又停戰議和。繼而復棄和開戰。舉棋不定。一若故弄玄虛。使湘軍不備。一舉而破。其用心非不巧妙矣。

雖然。吳固欲言聯民大會者。而今則禁止市民大會矣。吳固謀組第三政府者。

兩軍則樂受北越之命矣。吳固薄督軍而不爲者。而今則居然獲得巡閱矣。吳固是倡聯省自治者。而今則與宣言自治之湘鄂聯軍作戰矣。吳固盛詆內爭之無當而以對外衛國爲軍人之專責者。而今則方傾其全力以與湘軍一決雌雄。且不惜決堤淹敵而塗炭生靈矣。昔日之吳是。則今日之吳非。今日之吳員。則昔日之吳僞。二者不可得而兼。雖善辯者無以爲之諱。然則吳民不但和議之間舉棋不定已也。即其平昔所主張文電所號召。亦固不暴露其因利乘便。舉棋不定之觀。在吳氏或以爲此「舉棋不定」之態度。乃爲無上妙訣。將藉是。以博聲譽。躋高位。而獲大權。殊不知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國人於此。早已嚴密監視其言行之是否相符。而不容其有掩飾隱遁之舉矣。寄語吳將軍。國民雖無力。而此區區辯是非。明好惡之心。猶保持而勿失。鬱而不宣。則暫爲隱。

忍若一旦迫之使不得不發。則輿論所趨成敗立判。雖有大力莫之能禦。莫不往焉。可爲殷鑒。吳將軍其好自爲之。

今後之吳佩孚

(商報)

國人今日最注意之事。國外則爲太平洋會議。國內則爲湘鄂戰爭。而一書及湘鄂戰爭。又無不聯想及於吳佩孚。讚譽者有之。屬望者有之。痛責者亦有之。蓋各人所見不同。無足怪也。本報昨已著爲論評。極言國人當嚴密觀察吳氏此後之行動。而不可惟以依賴爲事。凡自知努力者。自當同意於斯言。昨接某君投稿。亦論吳佩孚之爲人。其文如下。

「吳佩孚何如人乎。」

洪憲時代。隨虎威將軍曹錕以與共和軍戰於四川者。非吳佩孚乎。
段祺瑞欲以武力統一西南。而奉曹經略之命克復長岳者。非吳佩孚乎。
徐又錚謀奪直隸督軍。而爲曹氏與段祺瑞戰者。非吳佩孚乎。

湘鄂事起。急急派兵南下。坐視王占元之敗而不救。王氏既去。遂即使督軍
既發表。乃亟率師南下。擴張曹氏勢力。以與張作霖抗。此非吳佩孚乎。

太平洋會議開幕在邇。國民方勸南北雙方互相容讓。以期一致對外。然湘
趙議和條件。要求湘鄂軍同時退出鄂境。許鄂人自治。吳則誓驅湘軍退出。
鄂歸直軍支配。於是決水淹湘。限期取長岳。雄心勃勃。氣象萬千。果移而
對外對敵。吳亦猶識男兒矣哉。

「聯省自治」。「廢督裁兵」。「國民大會」等言論。吾聞之熟矣。口血未

乾言猶在耳。而今而後。吾國民可以研究吳佩孚之爲何如人。

論者此文若深不滿於吳氏者。平心而論。當安福反。李可熱之時。吳能援兵而滅安福。當王占元。孫唯暴戾之際。吳能牽制而去王氏。誠不可不謂其能知民意之所在。較之違逆民意之武人。固稍勝一籌。然而吳豈真能順從民意者。亦惟利用機會擴張權勢已耳。不然。鄂人主自治而吳不許。鄂人求廢督而吳不許。鄂人乞息爭而吳更不許。必致驅逐湘軍以爲快。此固何爲者耶。吳氏以權位一念之差。而竟置民意於不顧。向失敗之途以進行。得不儻失。吾人爲之惜。雖然。吳亦猶是武人耳。何足深責。吾嘗謂武人之作惡。每與其地位之增高爲正比例。地位愈高者。其背逆民意也愈甚。此乃歷試而不爽。吳豈獨能逃此公例者。今後國民不當徒望武人之順從民意。而當自養其實力。使武人雖欲不

順從民意而不可得。盡其在我者。以制人之不可恃。則非惟吳氏不敢變其態度。一切武人之橫暴亦將漸形歛跡矣。

什麼叫做國事會議

(民國日報)

滿口高談國民大會底人到了爭權利地盤關頭。不覺露出凶惡底軍閥面目來。禁止人民談自治。不准集會結社。甚至違背人道底慘劇。如決堤淹斃人民。都做得出來。這種人尚配談「民意」二字嗎。

真正民意底表現。是否靠幾個軍閥來提倡。我想凡是稍明白道理底人都絕對不贊成。甚麼叫做「國事會議」。簡直是僞造民意罷了。否則既是以國氏為主體。解決時局。何以又要加入許多軍閥官僚底代表。會中底分子。既半數是軍閥官僚派出。所謂各團體代表。也未見得完全出於民意。那麼。不過假民意。

底招牌。遂少數人底野心。與袁氏時代底公民大會。有甚麼分別。

一班無聊政客。正運動組織第三政府。對於這種非鹿非馬底會議。當然熱心贊成。國民却要認清黑白。不可再受人欺。並且謹防民意二字。被人冒牌濫用。啊。

吳佩孚果主張開國是會議耶

(商報)

以平昔主張國民大會之吳佩孚。居然巡閱兩湖。大舉攻湘。國民早譽其為此所倡導。皆爲欺世盜名之談。而今則於岳州下後。又居然發表其廬山會議是會議之主張矣。公約十四條綱舉目張吾。今且不細論。俟之異日。特所欲先致問於吳氏者。則吳之態度是矣。

吳非不滿於南北政府者乎。吳非欲圖改造者乎。果爾。則方其南下。難避言和。

何不先徇鄂人之請。許其自治。結束鄂局。然後提出國是會議之主張。與湘川共爲振導。大勢所趨。西南自必樂爲參加。北方各省。得吳氏號召。亦難獨違衆意。而國人風從。尤可預料。此會之必有良果。顧吳氏則對於主張聯省自治者。諱爲辦法不對。步驟不合。而必斷然施用武力。殘民以逞。豈必待驅湘軍下岳州。而後可以議國是乎。抑必俟自治軍滅鄂省就範。巡閱督軍之地。整德圖而後。可以議國是乎。使吳氏之意在耀武揚威。以爲會議時佔一地步。則其心固不可問。而用兵以後。精銳喪亡。輿論指摘。亦未見其計之得也。使吳氏之意在安定鄂局。征服三湘。進取兩粵。統一中國。則雖與其平日之主張不符。而武人變態。師段氏之故智。要亦自有其所見。顧又何爲主張國是會議耶。吳氏不曰。「軍人爲傀儡。人民爲魚肉」乎。又不曰「矜念子遺。捐棄成見」乎。然則吳

氏何不捐棄其一己成見。矜念湘鄂之子遺。而獨甘以軍人爲傀儡。人民爲魚肉乎。吳氏不提倡國是會議於湘直未戰之前。而通電於劇戰經旬之後。不能不令人惜其時機之誤矣。

雖然。吳氏此舉。猶未晚也。所慮者。惑於武力統一之夢想。誘於地盤權利之私慾。將藉端由岳州而進攻長沙矣。困獸猶鬥。湘人豈坐待殘殺哉。粵軍豈坐待進逼哉。川軍又豈坐視湘之受敵而不爲牽制之計哉。則戰禍重演。所謂聯是會議者。不幾又與吳氏前此所倡之國民大會同成曇花之一現耶。於此吾人不得不望國民之乘此努力者矣。

吳佩孚主張開廬山國是會議之通電。本報三十日所載漢口通信已披露其全文。且復加以評論矣。乃兩三日來。此電尚未見之於各報。而昨日所傳京

電。又謂徐新猶未接到吳電。然則武漢所傳吳氏之電文。或爲某系政客所代擬而尙未得吳氏之同意耶。更證以吳入長沙。湘趙不戰而退。及堅索小川丸械運鄂之消息。則吳氏之志。殆非佔有長岳。控制兩湖。使其地盤勢力。臻於鞏固之域。將不輕易談國事歟。雖然。此皆可勿論。吳氏固嘗以國民大會相標榜者。則今日乘戰勝之餘。或將重唱高調。使國民入其彀中。以供彼一人之利用。而爲加官晉勳之階。是亦未可知也。故國民會議在今日爲應有之事。而吾人尤極渴望其早現者。然吳氏口中之國民會議。則非所以語也。

且就吳氏通電中所列舉之十四條公約而一論之。(一)定廬山爲會議地點。意謂取其適中。此特爲言耳。國民會議之地點。須擇言論發揮較爲自由之處。而又爲武人勢力所難及者。此義固人心之所同。今擇潯陽江頭之廬山東邊。

安徽。西毗湖北。而釐局又日在危殆之中。南北武人方耽耽遙遙於豫省。而謂廬山得開安全之會議。其誰信之。二國民會議而外。復有所謂國軍會議者。後者之議決案。須得前者之通過。此固甚是。至謂須由國軍會議暫推一人以國軍保障兩會之尊嚴。而爲決議案發生效力云云。是直不啻根本毀壞國民會議矣。國民會議之尊嚴。須由國民以自力取得之。國民而果有實力以開會議。必已有實力以促其議決案之發生效力。否則此寄人籬下。數衍門面之會議。即開亦無益。語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吾恐國軍保障會議之事。則未有。而摧殘會議之事。將所見而疊出也。况環顧國中。能資此保障之責者。果有誰乎。在吳氏豈不以護法韋陀自居。方將在統一政府成立以前。憑藉護會將軍之地位。以操縱政局。曾不思自湘直戰爭而後。決堤殃民之功。在人民

固沒齒不忘。而謂能信任其攻湘殘民之軍能舉保國護會之實乎。吳氏且如此。其他亦無論矣。

要之國是之當由國民解決。與國民之當有會議。在今日已異口同聲無待再辯。特所謂國民會議者。顧名思義。察時度勢。實非由國民自動着手不可。前兩全國商會聯合會有木月二十日在濱開臨時會之說。初意固在解決裁厘加稅等事。而當此外交內政均待取決之際。尤非有此種會議不可。使能據而大之。集合各地各界之力。以從事於此。則國民會議何難實現。若一味委心逸邇。仰軍閥之鼻息。而思僥倖以吃安樂茶飯。則國民之職責已失。安能再委頤以言會議哉。

廬山圈套之七不可入

(民國日報)

與佩孚嗾使張紹曾鳴導廬山會議。聞一二督軍有相機贊成消息。督軍非地方代表。贊成與否原與民衆無干。惟吾民所應自處者。則省議會及各法團一切不可作人傀儡。遵行該電第二條「推選及委任代表」之決擩。如竟遵行。則諸國說已自陷於不法。吾民亦祇得以不法視之而已。請究言之。該電明言斯會略仿美十三州會議。夫十三州會議乃植民地對於其所屬之政府宣告獨立。是革命的而非繼承的。是民衆的而非法團的。今該電既以選舉及委任代表之權專屬之省議會及各法團。是顯然承認現法律爲有效。夫現法律既有效果。則省議會各法團推選及委任國民代表之特權。又據何法而賦與。故由前之說。無非藉詞以推翻法統。攫取政權。由後之說。又無非恃勢以飲派私人。塞內民。意。終制。怡。恍。法。悖。理。乖。此不可入其圈套者一。

國軍會議既擬編國是會議。則凡國事聽之國民會議解決足矣。乃今更有所謂國軍會議舉兵額軍制配備裁兵及任免法規悉由軍人自作主張。不知國民之新會議者果何事乎。如謂除軍事以外皆可會議。則準照軍事除之外例內政外交教育實業亦莫不有專門部司。何不可各爲會議。如謂軍事爲特別重要問題。則吾謂吾民今日所急須解决者乃消極方面之減免兵禍問題。而非積極方面之整理軍備問題。然則軍閥正宜避嫌遠迹。一聽人民之自由解决。何可有與國民會議並舉之國軍會議。今該電既擬定國軍會議有議決軍政之權。而僅以通過之責屬之國民會議。又恐國民會議之間不通過。或通過而不被奉行也。則復足以第四條曰「由國軍會議暫推一人以國軍保障兩會議之尊嚴而爲決議案發生效力」於是軍衛森嚴。莫余敢侮。對會議則爲宣

善觀社團兩會之故。技對國家則爲斬雲鵬武力統一之夢想。此不可入其圖。
著者二。

又第四條對於兩會保障者之任期曰「以統一政府成立爲限」然則彼固謂
今無統一政府也。既無統一政府。則將來欲成立此意造之統一政府。以何手
段。頗費索解。謂即由國是會議產生乎。然吳佩孚原稿固明明有組織統一政
府一條。今則已被刪削。料已知實現不易。夫既不易矣。則此擁有國軍之兩會
保障者。不儼然成無任期之總統乎。夫其號召曰「統一」而其結果乃「三分
一。吾民又何樂而多此一迷離撲朔之政府。况白山黑水之間。能多名勝。此
亦一會議。後亦一會議。議會議而國是愈紛。愈統一而割據愈甚。吾民又何可
作法自舞乎。此不可入其圖。著者三。

第六條「太平洋會議代表由該會推定之」夫推定猶可委派之權誰屬。則未
據明言。由該會委派乎。國際無此先例。胡得自欺。由現政府委派乎。則該會議
固己目無政府。語不可通曉。我知之矣。是條必爲研究系諸政客而設。該系既
棄於南。復厭於北。今欲藉外交活動。故惟挾國民之微號。以脅北庭。冀能參入
代表之選。前日梁啓超致吳佩孚書。固曾勸其召集國民會議。近日報載張一
麌等爲運動會議事。曾來漏在研系某記者私宅秘密協商。然則其行藏畢露
矣。夫僞廷與日本有種種秘約關係。由彼委任之代表。豈能脫離束縛。而研究
系又親爲段氏策解散國會。遂行參戰借款。訂立中日軍事協約。其甘心賣
國尤可預知。（準研究系之政學會亦思染指該系之北京羣報公然主張魯
案。直接交涉其媚外取榮可以例證）不觀將電報借款撥充該會收買輿論。

之費乎。夫斷命之借款。而忍犧牲於齷齪之賄買運動。則其對於國家毫無善意。蓋可知矣。該系每取愚民政策。如該會限十月成立。而華會即在十一月舉行。一月之間。何由具備手續。趕及會期。侮弄吾民。況如童稚。此不可入其圈套者。四。

吾嘗計之。該會議除西南各省絕對不能認許外。如奉張亦已表示否認。徐斬今且以地方分權問題電告張曹。以爲抵制。然則該會之不能成立。亦已瞭然。經如許之製造。功效尙等於零。則其庸劣不言可喻。吾民雖不應隨有力者爲轉移。亦安可獨作吳佩孚之功狗。有功猶可。獨懼兎死則狐烹。當日附和衡州撤防時之國民大會主張者。而今或蒙城下之辱。或被決堤之慘。豈非助其張談者之自貽伊戚乎。此不可入其圈套者五。

有此五端。內容齷齪。用意陰險。蓋較天津叛督會議。蚌埠復辟會議。本年京津三頭賣國會議。其面目尤爲朦朧。而今則公然以製訂國憲自居。將造民國之憲乎。抑製吳之憲乎。如製民國之憲。則國會尙存。毋庸越俎。即時流主張自治。亦猶以省憲爲限。範圍較全國爲小。組織較該會爲詳。然事實上尙多曲徇之嫌。學理上仍遠民權之義。何物。吳氏旣顯然視約法如弁髦。又絕不從民衆築基礎。藐我國民更加鷙冒。此不可入其圈套者六。

復次吾贛人也。就贛言贛。自癸丑以來。夷爲俘虜。大敲大吸。痛已不堪。今據第四條。則會議所在。卽大軍所集。據十一條。則會議所需。皆地主所供。吾顚連困苦之贛人。誠不足以當諸大國民諸大國軍之車輪馬足。今聞保定決議。將派兩旅入贛。其卽爲兩會保障者之先頭隊乎。吾民若任其假借。則縱此吳家暴

力。潰壞長江。小既增續省之兵。大即重長江之戰禱。此不可入其圈套者七。夫吾民固無拳無勇。然未可厚自菲薄也。一七七五年美將欲脫英暴力。鑑西皇州會議員巴託力克亨利喚言於衆曰。「毋謂吾人無力。若三百萬民衆一心。爲擁護神聖之自由而戰。則英軍雖如何張大。決不足畏。」又曰。「紳其與我以自由。否則與我以死。」此凡談十三州歷史者。所應曉之開宗明義。今吳佩孚既欲假十三州會議之美名。以實行其竊冒。吾民則惟有持十三州獨立之勇氣。以擁護我人權。邦人君子。其速起乎。

廬山會議的真面目

(民國日報)

吳佩孚旣頗和。爲甚麼先要打。旣打在先。爲甚麼又要和。若說非打和。不成。要和。纔先打他嘴裏的和字。顯然有壓迫要挾的意味。湘鄂軍受了他底和。顯然

陷入降服的地位了。舉義旗而起的湘鄂自治軍所爭的是甚麼。肯撤銷大綱。降服在蹂躪自治的吳佩孚膝下嗎。

湘軍這次因援助鄰省受重大犧牲。在建設新中國歷史上已占了極重要光榮的紀錄。攻破武昌。驅逐駐防軍隊。實現鄂人自治的全功。固然該受全國的歡呼。便是退出岳州。連長沙都被敵人奪去。湖山精靈也照耀得遍宇宙了。何況徵諸十年來歷史。湘軍從沒給人宰制過。湯薦銘傅良佐張敬堯在長沙住得幾久。一個個都給湘軍攢出去了。一樣是個拂逆湘人意志的。那里站得穩。所以一時的勝負。於湘軍所持的正義所抱的目的。全不相干的。

國人現在應該注意的是吳佩孚作偽欺人的基慶廬山會議。吳佩孚這回發動時。早有疑他要學袁世凱故智。差馮國璋猛攻武漢。燒殺夠了。提起和議。造

成自己勢力來破壞共和。現在他竟一一做出來了。要是廬山會議。有人附和中國將重開一個新亂局。從此紛擾不知何時纔了。

吳佩孚發起這種會議。未嘗不說並謀中國統一等漂亮話。然一經剖解。便見得中間包含無窮危險。謀統只有一條路。由人民自動來實現民治。違背了這條路。再沒方法可以到目的地的。吳佩孚所召集的廬山會議。是人民自動的嗎。因打自治軍而變化出來的軍閥會議能實現民治嗎。一場會議。把地盤分割清楚。舉起自治旗幟來。形成七雄十六國的局面。這便是吳佩孚所發起廬山會議的真面目。

其二

吳佩孚所發起的廬山會議。我昨天已說過幾句了。在會議沒成立和議案未

發表以前。我們固然未便加以批評。然吳佩孚這人是明明擺在國人面前。遙不去的。

我第一要問吳佩孚是不是雙料巡閱使。巡閱使召集的會議能替人民設想。張作霖開奉天會議。曹錕開保定會議。都不止一次了。為甚麼國人聽得他們會議一次。綁一次眉頭呢。

有人說。「這是性質不同。張作霖曹錕以前所開是鞏固地盤擴張軍閥的會議。現在吳佩孚所開可不是這樣。」算我承認這話了。但我要問。「如果張作霖曹錕也戴起假面具。未開像吳佩孚所開的會議。國人綁眉不綁眉呢？」

如再有人說「吳佩孚究竟不比張作霖曹錕。廬山會議究竟不比奉天保定會議。」那末是論人不論會議的了。我且來和迷信吳佩孚的人。吳佩孚究

竟比張作霖和曹好在那裡。若說他能倒安福系。曹張何嘗不是倒安福系的人。其他還有別的好處嗎。國民大會是從吳佩孚嘴裏說出來的。他究竟召集了國民大會沒有呢。若單說一句空話便能出人頭地。曹張何嘗不能。或者曹張比他這些是有。比較好壞。還說不上罷。

除了這兩項以外。吳佩孚的歷史。只有這次水淹平民。截路收款。解散鄂人集會。壓迫自治軍等醜事了。論人的又拿甚麼話來替吳佩孚吹呢。外國人不明白中國事理的。把吳佩孚看成奸漢。着還可說。中國人究竟不該這般糊塗。

贛山西目的公約

(民國日報)

(一)

吳佩孚一手造就的贛山綱是會議底公約。竟公然發表了。由一人手訂條約的。

文竟硬喚做公約。自有公字以來。作這樣解法的。總算是第一次。或者這裏是公子玉的公。倒也還說得通。

昔吳佩孚辦體制。該有話說了。「電文底末了。明明寫着。『本公約俟大會過後。作為法律案。以上所陳。不過個人拙見……』」他已聲明這是「拙見」。還是要經過後續成法案了。公約的公字。是公在將來。不公在眼前的。你捉甚麼差頭。」既如辯護者這般說。那末。爲甚麼不說是草案。定要稱公約呢。爲甚不得將來再公。定要眼前先公起來呢。閒話少說。吳佩孚老早已目無餘子的。公與不公。且希去管。看他所訂那十四條條文。

(二)

第一條說「定粵廈山國是會議。取其國民眞面目。由此露出之意。」

國民底真面目。原來要借廬山露出來。真是奇文妙想。淮南鶴犬升了天。所以不是鶴犬是神仙了。佛入地獄。所以不是佛是魔鬼了。我素來不信地靈人傑的話。讀了吳佩孚這兩句妙文。不覺有些懷疑了。

其實開一個會議。擇一個地點。只要心地坦白。用不着曲筆說明。吳佩孚心苟在國。便在吳家開會。也沒人疑心是吳家會議的。若要靠筆來說明開會地點。聰明的便在曲筆中看出破綻來了。

國民底真面目。老老實實沒有變過。用不着到廬山去表現。反對軍閥巡閱使等。反對駐防政策。反對破壞鄂人自治。反對決堤淹死鄂人。這都是國人底真面目。吳佩孚看了沒有國。不用到廬山去。國人却不許任何人戴了假面具上廬山。假稱是國人底真面目。

(三)

第二條說「凡此會議所議決者。皆神聖不可侵犯。」

神聖不可侵犯。在人事中不是俯拾即得的。吳佩孚不要太看得容易了。大家知道神聖不可侵犯的。然從人類進化史上看來。也只配說在一時中不應該侵犯罷了。未必便到得神聖二字。以前君權在吳佩孚考秀才時。似乎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復辟黨和洪憲元勳都變成共和罪人了。臨時法是替代國憲的。然自從聯省自治和更進一步的主張成熟以來。約法便有改造的必要了。國家的憲法。尚不配說到神聖。吳佩孚想把自己支配成廩山會議。抬到神聖地位上去。胆真不小。面皮真不薄。

看吳佩孚所選中的國民代表。不過那些劣紳土著。真正老實的國民。見了

些人頭痛脹久了。吳佩孚所指各法團。那些團裏的有力者。地方上還呼他做老爺大人。他們好應得高興。吳佩孚不信。拉下了耳朵聽去。議員更是老爺大人。被遠後有敲鑼點報單的了。吳佩孚把這種寶貝搜羅到廬山上。想由他們製出神聖不可侵犯的議決案來。在吳佩孚以爲「登高一呼四山皆應」。我定知道要「南嶽獻廟北麓騰笑」了。

吳佩孚本意真知道搜羅這些寶貝。是一錢不值的。但若弄了些有價值的。去吳佩孚那裏施展得出本領來。所以從吳佩孚眼裏看來。要有神聖的決案。非得這些一錢不值的寶貝不可。廬山議決案是神聖嗎。吳佩孚底意思是神聖了。

廬山的真面目

（民國日報）

吳佩孚又要開什麼廬山大會了。他那種慣技「殘民以逞」一次便要開一次什麼會。吳家國民大會不必說就拿廬山大會論也不過是一齣提線戲。國民如有自動精神。自覺自決用不着殘民以逞的軍閥干涉。今天忍心害理的作爲明天就召集什麼會。雖然說得錦上添花。恐怕孝感。南湖。岳州。汨陽。漢川。嘉魚等處的難民。不許你如此大膽妄爲。何況湖北人對你的制裁終有實現的一日。你雖師法老袁強姦民意國民却並沒有一個主張開廬山大會的呀。

那主張的既是你一個人。那麼縱然有個廬山會出現。拿「廬山的真面目」揭開一看。就是「吳佩孚」一身罪惡的表徵。不過他純用假面具裝着罷咧。更夠不上說成效了。

廬山會議之真面目

(商報)

吳佩孚發起廬山國是會議之說。早已紛傳於社會。本報且嘗爲兩度之評論矣。乃昨得漢口來電。則發起是會者爲張紹曾。而吳佩孚未嘗列名。與張紹曾通電。同時另發一電者爲張一麐。此二張者。一唱一和。相得益彰。然且猶以爲未足。則引吳將軍之贊成以自重。其希望國事解決之熱忱。誠可佩也。雖然。夫既名之曰國是會議矣。則凡有解決國是之見解者。固不可以貢其衷忱。既名之曰國民會議矣。則凡身爲中華民國之國民者。罔不有權以參加討論。使此推論而無誤。則竊有所不解於二張之電文。

夫張紹曾不曰「以己意代民意。以己是之足爲和平障礙」乎。又不曰「以上所陳。不過個人拙見。……務希不吝教言」乎。是則張氏所發表之會議草

案。惟有僕人討論批評之餘地。而何以張一麐則曰「對於草案。暫勿批評」乎。豈張氏所發表之主張。國民即當不加審辯而默認其全體乎。抑此草案已達於完善之域。而無待國民之討論乎。度張一麐之意若曰。「吾非禁人批評。而但謂須置以有待。大會閉後。僅可討論修正也。」殊不知會議之種類與組織。代表之分配與推選。國軍保護之議。是否可行。而無弊。皆不得不有待於事前之討論。則原案之批評。又豈得已。夫張氏豈不欲藉廬山會議以審國民之真面目乎。若在未經會議之前。而先限制國民之討論。則充其味於舌論自由之量。會議中又安有國民發言之餘地。外有軍人施其挾制。內有政客行其壘斷。國民惟有箇口結舌已耳。議何云哉。會何云哉。嗚呼。廬山會議之亂。面目如是而已。

吳佩孚死期不遠

(中國統戰)

吳佩孚下岳湘鄂戰事。暫時告一段落。然而李烈均軍隊已逼新喻。南昌危急。轍中戰機已啓。新雲鷹氏將命吳調兵援陳光遠。吳氏控制長江之野心方顯。必然同意。於是吳氏將罷於奔命以死。

湘軍之失敗。非兵餽械缺之不足以敵士飽馬騰之直軍也。亦非怯海軍之砲彈也。趙秉惕先有異志。抑勒克蒲圻進金口方盛之軍氣。而停戰以誤戎機。及軍士久戰疲敝。尚在相持。而彼所率之親軍。乃首先退出岳州。使前方頓失歸路。士氣大挫。遂不能不甘於失敗。此吳氏所以有保全趙氏地位之言。所以慰此功勳者。然湘非趙氏所能包辦。湘軍亦非趙氏所能壟斷。趙氏縱與吳言和。亦不過苟延三兩月之殘喘。少過其北歸後之督軍廳而已。如謂湘人遂供出

趙之犧牲。而不思報復。是以非湘人之眼光觀湘人。湘人不若是其無人格也。故湘鄂之戰。必將再作。

李烈鈞連年失敗。伏處洪江。一隅之地。幾爲趙恒惕所逐。其能一日忘江西與湖南乎。陳光遠庸劣之才。除要錢外。不知人世尚有應爲之事。算民力。擣其虛而廣州之許崇智軍。亦必出庾嶺以爲之援。贛之危乃如累卵。吳氏能戰之兵。不過二三萬人。此次損失於湘鄂間者。六七千人。此後駐岳以防趙氏反側。非五千人以上不可。武昌重地。亦非有親信軍隊三千人以上。不足以維持地位。則其能援陳光遠之兵力。不過萬餘人。吾以湘鄂戰事例之。吳氏竭其全力。加以海軍。僅而戰勝。飢疲之徒。手湘人。若欲得志於贛。人知其難矣。且又有奉張跋扈其後。吾是以知吳氏之死期不遠也。

藏頭露尾

(時報)

或問廬山會議。何以設立。曰欲解決國是也。又問是會係何人所主張。曰昔傳吳佩孚。今傳張紹曾。此中究爲何人。不可知也。

總之是會果能有裨於大局。旁觀者可不必問其主張之何人。當局者尤無所用其此推而彼譏。然則吳佩孚之藏頭露尾。抑又何耶。

雲霧中之山眞面

(申報)

中國亟宜和平統一。此不成問題。和平統一當以會議解決。亦不成問題。北方有主張進攻長沙者。其謬妄固不待言。南方既無力征服北方。而深閉固拒。不肯言和。亦不成語。故今日吳佩孚一方主張開國是會議。此無可非難者也。但開會之發起。當由南北重要之優秀分子。連署行之。僅由吳佩孚出名。其計已

左由吳佩孚幕下出名。則同兒戲。近張君仲仁。自湖南東下。據言張紹曾之電。曾經吳佩孚擬稿。原文有聯省自治字樣。由吳親筆改爲制定國憲四字。且約定發電後。吳即於次日通電贊成。今張電發出已數日。而吳至今未贊成。殆已變其態度。豈暗中與南方接洽。如記者連署之說乎。抑受北方之非難。而遊移不敢決乎。此皆不易推斷。總之張紹曾發電之舉。不免輕率。謂一紙電報。即能得各派人之贊成。記者誠不敢信。南北會議之成否。關於中國之存亡。非武人政客出鋒頭之事。而一方輕燥妄動。一方深閉固拒。一方磨稜冷淡。襲保割據之局。皆國之罪人也。

替吳佩孚解釋的看

(新民意報)

自從直軍到鄂。南北變兵。一般崇拜吳佩孚的。都說吳佩孚的主張深宏謀略。

淵奧。局外人是不能測度的。有說他是先戰後和的。有說他直搗南下的。有說他戰後方言自治的。有說他攻擊打自治的招牌的。種種說法。反正不肯說他不好。咳。這正是吾們中國人的壞處。以爲此人既然從先很好。已後無論他作甚麼壞事。亦就不覺得他的壞。所以一般奸雄藉此欺騙世人。愚弄當代。到了山窮水盡。木已成舟的時候。人民才曉得他的不對。那時可就晚了。記者亦是崇拜吳佩孚。以爲他是吾們中國的一線之光。可是頂到如今。他的破綻已露。記者本着愛人如己的心理。所以三番五次來忠告他。決不肯至死不回顧的去崇拜他。就是記者今天作這言論。亦不是僅爲那亂崇拜他的人而作。並且亦要教吳佩孚先生速速悔改。那才是記者的盼望呢。

前天說直軍得了岳州。一般人以爲反對他的可以減減反對的氣。又見在廣

山開國民大會。又是一件順從輿論的事。更以爲他是能戰能勝。又能俯從衆意。不背原旨。依舊還是當崇拜他。今天記者寫出幾條剖晰剖晰其中的理。就是從他未戰至戰完這時期內的是非。說給大家聽。以釋羣疑。並指明其真誤。

(二) 吳佩孚既然素主和平。並主國民大會。就不應當有一個戰字在他心裏。因爲這次不用戰。當他心內有此戰字的時候。還未發表給大衆。他的良心已竟有了玷了。莫論他已後發表不發表。實行不實行。他的良心總算受一時的損失。英雄豪傑最不齒這種心地有損的人。吾們責吳佩孚的根本。當先誅其心。這是他的第一誤。

(三) 不應當有戰的心思。更不當有戰的事實。況且發生戰的事實。亦當論理論情論理。他本是有一點居閒人的性質。不過因爲王占元走後。他來

略理略理。合則留。不合則去。無論如何。絕談不到戰的這一層。更想不到戰的事實就發生。論情。絕不能因為兩湖的人不怕吳先生。就用血戰來威嚇。亦不能因為他們不承認你爲巡閱使。就要意氣用事。用武力。吳先生說。他不受打。自治招牌和以民黨爲營業的欺騙。咳。你沒有與那方面切實的接洽。專知道就是那樣呢。卽或如此。大可速速言和。只看你的作爲如何。你大可本着略理兩湖的事情的宗旨。來給他們整理。爲甚麼一事未辦。就要大打。這是他的第二誤。

(三) 既然戰的不對。無論他戰敗戰勝。都不能辭其誤認之咎。岳州雖說得來。那更顯明他的窮兵黷武的心。假若他從此不顧前途。壹意孤行。實行武力統一。或者擴充地盤。吾們就沒有再論他的必要。就算他一個反覆無常。

的陰謀家。假若他自知悔改。從此履行初衷。那末這次恢復秩序的戰事。就算勞而無功。多此一舉。因爲不戰亦足可作到這個地步。戰亦是僅作到這個地步。這是他的第三誤。

(四) 廬山國民大會。不明不瞭。不知果是種甚麼會。本報昨天說過。倘若是真正國民大會。絕不該召之於正戰之中。更不該召之於既戰之後。欺人自欺。這是他的第四誤。

然而記者所希望的。吳先生快快覺悟。須知能屈能伸。方是丈夫的本色。孔子說(不貳過)。望吳先生去實行。雖說你在這一生中。這個時期算你一點瑕疪。倘若速速回頭。國人仍然是崇拜你。並望崇拜人的。從此亦要分清是非才好。

任人笑罵之吳佩孚

水淹七軍演完了還不該着接演敗走麥城嗎

(徵清)

吳子玉時常以諸葛武侯自命。可是他生平所作的事，內容不異曹操。外面却描仿關羽。內容亦不必講啦。請問他頭次打湖南程潛時。外面跟關羽爲曹操殺顏良文醜。有何兩樣。攻打安福。可不主張誅段。跟那華道容釋曹操。有何分別。晚晴簃列名詩友副巡閱使拜將就封。跟那上馬金下馬銀的榮耀。又有什麼不同呢。甚至關羽曾放水淹七軍。吳公又演決嘉魚堤淹湘軍一劇。抄襲他的老文章。可見吳關二人真是後先比美了。但是那關老二平生所演的好劇很多。吳公到現在還有未曾仿演的。如那敗走麥城。玉泉山顯聖。那些鈞戲。更

是人人所愛聽的。吳公。吳公。請您快快的仿演一番罷。

吳子玉將軍竹德頌書後

(老丹)

拿破崙說一個報館抵三千桿毛瑟鎗。人說中國報館不過抵一竿小小竹橫。這句話也是古話了。從前人還有點顧廉恥。所以報館竹橫敲在官僚身上。是有效的。如今官僚臉皮厚了。人便說他不好。他耳朵好像沒聽見。竹橫還有甚麼用呢。惟有我們同宗。替我們竹橫界爭了一口氣。說說罷了。倒敲着若干萬的鉤銀。所以他說道「成竹在胸」。真正是無愧了。那曉得「強中更有強中手」。恐怕吳子玉將軍就是敵同宗的一個勁敵呢。吳將軍胸有成竹。也是我們大家相信得過的。他有一篇「竹德頌」的七言古詩。是題在他所畫的竹子幅頭上的。中間的四句。說道。

「寫盡胸中抑鬱不平事。寫出胸中磊落之光明。胸有成竹腕裏運下筆春蠶食葉聲。」不是他胸有成竹的証據嗎。可是他不拿着去敲窮政府。專在欺負我們百姓的督軍。腦袋上大敲而特敲。我們百姓看見這位被敲的督軍。就像從前小百姓的屁股被毛竹板子數着一般的羞辱了。如吳子玉將軍這種用竹子的方法。才稱得起此君知己。這樣的竹子。真正不可一日無的呢。人說吳將軍的詩。將東冬和庚青同押。好似有點不對。我說左傳上有。「樂操上牘。君子也。」吳將軍的詩韻照山東土音押的。諸君不留心細聽梨花大鼓調。未免少見多怪了。畢竟吳將軍是個君子。畢竟吳將軍是個出在聖人地方的一個秀才。

吳子玉與關雲長之五同五異

(老丹)

吳子玉將軍做的那篇「竹德頌」上。有一句「關岳夙秉春秋節。」其實關與春秋有關係。岳和春秋並未發生過甚麼關係。大約是個陪客罷了。岳既是個陪客。吳子玉當然喜歡以關自命的。其實與關相同之點固多。不同的地方却也不少。今日閑暇無事。特把兩位聖賢。比上一比。

關雲長會畫竹。吳子玉也會畫竹。這是一樁同的。關雲長會做七絕詩。吳子玉會做七古詩。這是兩樁同的。關雲長鎮守荊襄。吳子玉巡閱湖北。這是三樁同的。關雲長放水淹于禁。吳子玉決堤灌湘軍。這是四樁同的。關雲長恨孫權。吳子玉恨孫文。這是五樁同的。那不同的也有幾樣。

第一樣是關雲長心中以呑吳爲目的。吳子玉偏偏姓吳。第二樣是關不降曹。吳偏受曹提拔。第三樣關斬了顏良文醜。替曹立過功。他棄曹而走。吳斬了陳

樹藩王占元替曹立過功。還依然和曹接涉。第四樣關以姓張的爲弟。吳和姓張的爲仇。第五樣關用的是刀。吳用的是槍。而且刀名冷鑿鋸。槍成熟茅竹。分外的不同呢。哈哈。

真……假……吳佩孚

(激清)

當初蘇東坡有詩云。不見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自從這兩句詩一膾炙人口。於是廬山眞面目的名詞可就成了人人熟說的話頭了。吳佩孚此番主張召集廬山會議。大概亦因爲這座名山是無人不曉的。在此會議或亦是公開的意思。吳公之眞面目。從此當可大大的顯現出來了。可是記者對於吳公的生平。很有些摸不出頭腦來的迷惑。試想他老征川時的面目如何。駐衡陽時的面目如何。呈請撤防時的面目如何。攻打安福時的面目如何。主張召

國民大時的面目如何。以及現時援鄂攻陷岳州的面目又如何。哪時是真。哪時是假。實在是教人捉摸不着。不想要因這一番會議。將逼真的面目同廬山揭示出來。這豈不是國民之大幸嗎。可是記者要接着蘇詩拙繹起來。那廬山的真面目。在廬山上的人。既然看不出來。到會議時。那位高坐廬山以上的吳公。他的真面目。又豈是我們山下的小民所能仰見的呢。現聞吳公有否認廬山會議之說。別是吳公亦想到這層的弊病。想要還地為良。亦教小民們看看他老先生的真好面目吧。

吳氏決隄誰任其罪

(老丹)

吳佩孚決隄之策。人咸罪吳。我以為蔣趙等不能無罪焉。用水兵家之常。有隄可決。不預防之。是不智也。希冀吳氏作投鼠之忌。而利用湘民為器。是不仁也。

教水而亂。是無勇也。智仁勇皆喪。主義雖正。不足多也。

武人放了一線曙光

(老丹)

前幾個月對於我國的武人。稍有一點希望的。只有一個吳佩孚。因為他不大搶錢。不大什麼殺人。並且還講一講民意。說一說民權。近來吳佩孚取得巡閱使的尊號。居然搶錢殺人的事都出現了。民意民權亦都扔到脖子後頭了。吳佩孚有此一變。我的希望算是完全斷絕。

我的希望斷絕的緣故。純粹是竟向吳佩孚一人身上看了。就像頭等作惡的軍閥。如陸榮廷。王占元。他們二位居然改邪歸正。從此不殺人。不放火。不搶錢。不納妾。不作官。……不是完完全全的成了嗎。敗子回駐金不換。吳佩孚將來亦或許有陸王的好結果。

但是陸王剛學一點好。就又出來一個吳佩孚。就讓將來吳佩孚再學好難免又有吳佩孚的候補者。如此的一夥跟一夥。我國哪能有一天的平安。想到這裏。仍是希望斷絕的了。

我在斷絕希望的時候。忽然又現出一線曙光來。在陸王學好之前有李純。在陸王學好之後有閻相文。他們二位。不但不殺人。不放火。不……連氣都不喘了。這真是太平的氣象啊。

毀譽

(軸子)

吳佩孚於數閱月間。竟若有周公王莽之別。可笑也。實則當彼周公之時。余未嘗不稍稍作美新之文。蓋戲之也。

雖然。今日之毀吳者。孰非前日之譽吳者耶。譽吳則所毀者在安福一聲而毀。

吳時之所譽。又安在耶。非在與吳作敵者耶。僥倖敵吳者而吞吳。吾知譽吳之敵者。更不免於一變而爲毀。何也。敵吳者。未始非吳類也。於是既毀吳。今日之敵。而又移其譽於吳敵之敵。僥倖而吳敵之敵。再克吳敵。則所以用毀譽。又將如前之遞嬗。可操券也。何也。後來者。幾無一而非吳也。豈曰逆詐。敢謂知微。愚者之明。且成觀火。然則持月旦者之毀譽。可不慎哉。

山東詩迷與廬山會議

(三)

吳佩孚要張紹曾發起廬山會議。打算發揮文綢綢酸溜溜的秀才主張。開宗名義第一條。就完全是秀才聲口。不但是秀才聲口。而且是山東詩迷的秀才聲口。

他說會議的地方在廬山。是借此可以露出國民真面目的用意。這種用意同

這種用典的法子，除了山東秀才而又詩迷的人，一輩子也想不到。而今我且不說「國民的面目沒有不眞」，並且「國民眞面目決不是流氓光棍所能製造或代表」。我只就他用典的心思研究一下，已經叫人肉麻作嘔。三天不止。

王漁洋的筆記，取名香祖，已經有人罵他，說他是暴發戶，儘力量搬些骨董玩器出來擣場面。而今吳佩孚搬出廬山兩字來做眞面目的解釋，並不曾將蘇詩看清。（已見學生會駁電）簡直算是搬出喬二姑爺的夜壺，三斧狠狠的易桶。富徵骨董玩器，擺將起來，自誇闊氣。

從來山東詩迷，沒有不是漁洋的私淑弟子。用典「不求甚解」，非常之多。誰知今日的山東詩迷秀才，竟在他鄉前輩蒲留仙先生所罵的三鼓四搘之王某。

數萬階級以下。我只個學秀才聲。口送他幾句諫文道。是如此其田典乎。則其去不通之程度。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嗚呼哀哉。

廬山移文(竄改北山移文)

(越公)

廬山之英。鹿洞之靈。車馳雲霧。勒移山庭。夫以終始參差。蒼皇反覆。涙萬民之悲痛。千軍之哭。口仁義以濟奸。文飭邊而武顯。何其謬哉。嗚呼。松坡不存。錫麟既往。黃靈不吊。神州板蕩。世有吳君。文武遇義。昔之秀才。今也將軍。然而學僅窺井。才非經國。將襲鹿洞。既辱廬岳。羞我松桂。欺我雲壑。雖託辭乎國。是乃招致乎軍閥。其始興也。將欲護國法。拯民疾。籠人心。排旣逆。丹心掩日。豪氣橫秋。羣喜英雄復出。咸推俊傑之流。遯初何足比。克強不能儔。及其揮鞭入洛。鳴騶赴京。形馳魄散。心變志更。爾乃眉軒虎帳。肩聳戟門。蕩法紀而媚極峯。撓共和

而殃黎元。至其綰軍符。總師旅。重巡閱之榮。跨湘鄂之地。張厲風於巴岳。拒義
師於宜荆。堤決金牛。萬民魚腹。劫深紅羊。千軍鬼哭。天地兩不容。神人共怨毒。
爾乃放言欺世。簧鼓惑人。憑雙手兮掩天下。集羣兇兮禍蒸民。昔聞歌頌通字
內。今見放逐諸水濱。於是匡嶽獻嘲香。鏟騰笑列擊爭譏。攢峯竦誚慨。將軍之
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甯不使芳杜厚顏。薛荔蒙恥。碧嶺忍辱。丹崖受滓。塵游躅
於蕙路。汙六池以洗耳。宜局岫幌掩雲闕。斂輕霧藏鳴揣。截來轍於谷口。杜宴
轡於郊端。於是叢林震怒。疊蘋煩憂。或低枝而掃迹。乍飛柯以折轄。請迴將軍
駕。母貽山靈羞。

又一廬山真面觀

(廢墟)

廬山會議之聲愈益沈寂。爲人作嫁之張紹曾氏。受此重大之打擊。正不知其

置身於何所。而今且儻然去鄂矣。

繼自今廬山會議之名詞。其殆遂爲過去時代之產物。第於民國政治史上。留此一大滑稽之紀念而已乎。曰是或不然。吳佩孚之爲人。固在在以實行其主張爲職志者。傾倒國是會議之人物。雖甚寥寥。然要不在絕無之數。其與吳佩孚聯銜發電者。若陳光遠。若楊慶鑒。若孫傳芳。或且未果預聞。今卽姑置弗論。若蕭劉二杜。則旣與吳而爲五矣。復次。則趙恒惕也。岑春煊也。張紹曾也。張一麐也。咸獲廁身於會議之列。廬山方丈之地。得此踰踰濟濟者。旅進旅退於其間。不亦足以驚山靈而驅野客矣乎。記者曰。此又一國是會議之廬山真面目也。

或曰。蘇州總商會。亦爲贊成廬山會議者之一。漫假實行召集。則將派員參列。

是亦會議之光也。記者曰。唯。唯。否。否。商會之性質。於平民為近。就令勝選奔赴。又安有置喙之餘地者。則亦等於零而已矣。故吾得從而外之曰。有商會為九人而已。一笑。

(附言)本書急於出版。故所集材料。斷至吳佩孚奪踞鄂省。發起廬山會議為止。尙有種種縱兵殃民慘狀之影畫多張。及後此一切專橫行為之寫實。當另印專冊發佈。以舉其罪惡也。